

新

唐

書

二七



蘇尹畢李鄭王許潘倪席齊列傳第五十三 唐書二百二十八

端明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李守中是等郎兼殿中侍御史

敕撰

蘇珣雍州藍田人。中明經第。調鄆尉。時李義琰為雍州長史。鄆多訟。日至長史府。珣裁決明辦。自是無訴者。義琰異之。顧聽事曰：「此公坐也。」恨吾齒晚不及見。垂拱初，為監察御史。武后殺韓魯諸王，付珣密牒按訊。珣推之無狀，或言珣助韓魯者。后詰之，挺議無所撓。后不悅，曰：「卿大雅士，此獄不足諉卿。」即詔監軍河西五遷右侍郎。中御史王弘義附來俊臣，為酷世畏疾，莫敢觸其鋒。會督伐材於號，笞督過程人多死。珣按奏弘義坐免，遷給事中。進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后營大像，自司馬坂糜用億計。珣上疏切諫，見納。中宗將斬韋月將珣，執據時令不可以大戮。忤三思意，改右臺。俄出為岐州刺史。復為右臺大夫。會節愍太子敗，詔株索支黨。時睿宗居藩，為獄辭牽逮。珣密啓保辯，亦會宰相開陳。帝感悟，多所舍貸。擢

戶部尚書封河內郡公以檢校太子詹事致仕卒年八十一贈兗州都督諡曰文子晉數歲知爲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穎叔祕書少監王紹宗歎曰後來之王粲也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先天中爲中書舍人玄宗監國所下制命多晉及賈曾臺定屢獻讜言天子嘉允出爲泗州刺史以珣老請解職奉養珣卒歷戶部侍郎襲爵遷吏部時宋璟兼尚書事晉與齊儼更典二都選旣糊名校判而晉獨事賞拔當時譽之及裴光廷知尚書有過官被却者就籍以朱點頭而已晉因榜選院曰門下點頭者更擬光廷以爲侮已出晉汝州刺史遷魏州終太子左庶子始晉與洛人張循之仲之兄弟善而二人以學顯循之上書忤武后見殺仲之神龍中謀去武三思爲宋之孫等所發死晉厚撫其子漸爲營婚官晉卒漸喪之若諸父云

尹思貞京兆長安人弱冠以明經第調隆州參軍事屬邑豪蒲氏鷲肆不法州檄思貞按之擿其姦贓萬計卒論死部人稱慶刻石歎

頌遷明堂今以善政聞擢殿中少監檢校洛州刺史會契丹孫萬榮亂朔方震驚思貞循撫境內獨無擾武后夔書褒尉長安中遷秋官侍郎忤張昌宗意出爲定州刺史召授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厲威嚴吏爲語曰不畏侯卿杖祇畏尹卿筆加銀青光祿大夫其家坎地獲古戟十二俄而門樹戟時人異焉神龍初擢大理卿雍人韋月將告武三思大逆中宗命斬之思貞以方發生月固奏不可乃決杖流嶺南三思諷所司加法殺之復固爭御史大夫李承嘉助三思而以他事劾思貞不得謁思貞謂承嘉曰公爲天子執法乃擅威福慢憲度諛附姦臣圖不軌今將除忠良以自恣邪承嘉慙怒劾思貞爲青州刺史或問曰公敏行何與承嘉辯荅曰石非能言者而或有言承嘉恃權而侮吾義不辱亦不知言何從而至治州有績蠶至歲四熟黜陟使路劭潛至部歎曰是非善政致祥乎表言之睿宗立召授將作大匠封天水郡公僕射竇懷貞護作金仙玉真觀廣調夫匠思貞數有損節懷貞讓之荅曰公

輔臣也不能宣贊王化而土木是興以媚上害下又聽小人譖以
廷辱士今不可事公矣乃拂衣去闔門待罪帝知之特詔令視事
懷貞誅拜御史大夫累遷工部尚書請致仕許之開元四年卒年
七十七贈黃門監諡曰簡思貞前後爲刺史十三郡其政皆以清
最聞

畢構字隆擇河南偃師人六歲能爲文及冠擢進士第補金水尉
遷九隴主簿居親喪毀棘甚已除猶屏處丘園武后召爲左拾遺
神龍初遷中書舍人劾暉等表諸武不宜爲王構當讀表抗聲析
句左右皆曉知三思疾之出爲潤州刺史政有惠愛徙衛同陝三
州遷益州府長史景龍末召爲左御史大夫會平諸韋治其黨衣
冠多坐構詳比重輕皆得其情時李傑爲河南尹與構皆一時選
世謂畢李封魏縣男復爲益州長史按察劍南振弊柅私號爲清
嚴睿宗嘉構脩絜獨行有古人風其治術又爲諸使最乃賜璽書
袍帶再遷吏部尚書並遙領益州長史徙廣州都督玄宗立授河

南尹進戶部尚書久之移疾帝手跡醫方賜之當時以戶部爲凶官遽改太子詹事其愈會卒贈黃門監諡曰景始構喪繼母而二妹襁褓身鞠養至成人妹爲構服三年弟相以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疾馳歸哀毀如大喪雖變服未嘗笑天下稱其友悌終荆州司馬構子炕天寶末爲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贈戶部尚書炕生垧始四歲與弟增以細弱得不殺爲賞口河北平宗人宏以財贖出之後舉明經爲臨渙尉徐州節度使張建封高炕節聞垧篤行表署幕府攝符離令後調王屋尉以謹廉聞喜賓客家未嘗以有無計及歿無貲以治喪云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滏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寶之裔孫少以孝友著擢明經第解褐齊州參軍事遷累天官貞外郎爲吏詳敏有治譽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戶口逋蕩細弱下戶爲豪力所兼傑爲設科條區處檢防亡匿復業者十七八神龍中爲河東巡察黜陟使課最諸道先天中進陝州刺史水陸發運使置使自傑始改河南

尹傑既精聽斷雖行來食飲省治不少廢黜是府無淹事人吏愛之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非是謂婦曰子法當死無悔乎答曰子無狀寧其悔乃命市棺還斂之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頃持棺至傑令捕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逞傑殺道士內于棺河汴之交舊有梁公埭廢不治南方漕弗通傑調汴鄭丁男復作之不費而利入代宋璟為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遇于道內恃玄宗姪婿與所親楊仙玉共毆辱之傑訴曰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恥在國帝怒詔斬昕等朝堂左散騎常侍馬懷素建言陽和月不可以殊死乃敕杖殺之謝百官降書慰傑以護作橋陵封武威縣子初傑引侍御史王旭為護陵判官旭貪贓傑將繩之未及發反為所構出衢州刺史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復為御史劾免開元六年卒帝悼之特贈戶部尚書

鄭惟忠宋州宋城人第進士補井陘尉天授中以制舉召見廷中武后問舉者何所事為忠對皆不合旨惟忠曰外揚君之美內正君之惡后曰善擢左

司禦曹曹參軍事遷水部員外郎后還長安復以待制召后曰非
嘗於東都對忠臣者乎朕今不忘遷鳳閣舍人中宗立擢黃門侍
郎時議禁嶺南酋戶不得畜兵惟忠曰善為政者因其俗且吳人
所謂家鶴膝戶犀渠此民風也禁之得無擾乎遂止進大理卿節
愍太子敗守衛註誤皆冰已決諸韋黨請悉誅之帝欲改推惟忠
奏大獄始判復改訃恐反側者不自安且失信天下有詔百司參
議卒論如前所全貸為多俄授御史大夫持節賑給河北道且許
黜陟守宰還奏稱旨封榮陽縣男遷太子賓客卒贈太子少保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擢進士第中宗神龍中為左臺侍御史以剛
執為治所居人吏畏龍言呼為卓鵬遷大理正嘗奏言法令者人之
隄防不立則無所制今大理多不奉法以縱罪為仁持文為苛臣
執刑典恐且得謗遂上所著應正論以見志因規帝失大抵以易
革之六二曰引吉无咎謂處革之時已獨居正異操而聚獨正者
危未能以遠害惟九五應之乃履正迎吉由已居下位而中正是

託期於上應之不括囊以守祿也又言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故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魏游肇爲廷尉帝私敕肇有所降如肇執不從曰陛下自能怒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又言爲國當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嚴者非疑網重罰在人不易犯而防難越也故捨銜策於奔踈則王良不能御驛停藥石於膚腠則俞附不能攻疾又言漢武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帝垂涕曰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用親故誣先帝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卒可其奏隋文帝子秦王俊爲并州摠管以奢縱免官楊素曰王陛下愛子請赦之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乃五兒之父非非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子律乎故天子操法有不變之義凡數千言帝嘉之景雲初以左御史中丞遷大理少卿時詔用漢故事設刺史監郡於天下劇州置都督選素威重者授之遂拜志愔齊州都督事中格復授齊州刺史河南道按察使徙汴州封北海縣男太極元年兼御史中丞內供奉實

封百戶出爲魏州刺史改揚州長史所至破碎姦猾令行禁信境
內肅然開元九年帝幸東都詔留守京師京兆人權梁山妄稱襄
王子與左右屯營官謀反自稱光帝夜犯長樂門入宮城將殺志
惜志惜踰垣走而屯營兵悔更斬梁山等自歸志惜慙悻卒

許景先常州義興人曾祖緒武德時以佐命功歷左散騎常侍封
真定公逐家洛陽景先由進士第釋褐夏陽尉神龍初東都造服
慈閣景先獻賦李迥秀見其文畏歎曰是宜付太史擢左拾遺以
論事切直外補滑州司士參軍舉手筆俊拔茂才異等連中進揚
州兵曹參軍還爲左補闕宋璟蘇頌擇殿中侍御史久不補以授
景先時議僉愜抨按不避近疆與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更知制
誥以雅厚稱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峯激流然詞旨豐美得
中和之氣開元十年伊汝盜壞廬舍甚衆景先見侍中源乾曜曰
災眚所降王者宜修德應之因遣大臣存問失職罪已引咎以荅
天譴公在元弼庸可默乎乾曜悟遽白玄宗遣陸象先持節振贍

十三年帝自擇刺史景先由吏部侍郎爲刺史治虢州大理卿源
光裕鄭州兵部侍郎寇泚宋州禮部侍郎鄭溫琦邠州大理少卿
袁仁敬杭州鴻臚少卿崔志廉襄州衛尉少卿李昇期邢州太僕
少卿鄭放定州國子司業蔣挺湖州左衛將軍裴觀滄州衛率崔
誠遂州凡十一人治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
太常樂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且給筆紙令自賦賚絹
三千遣之後徙岐州入爲吏部侍郎卒

潘好禮貝州宗城人第明經累遷上蔡令治在最擢監察御史
坐小累下除芮城令拜侍御史徙岐王府司馬居後母喪詔奪服
固辭不出開元初爲邠王府長史王爲滑州刺史好禮兼府司馬
知州事王御下不能肅有詔好禮檢督王家至過失皆上聞王每
游觀好禮必諫諭禁切農日王出獵家奴羅迺好禮遮道諫王初
不許乃卧馬下諍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人要
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爲王慙爲還遷豫州刺史勤力于治清廉

無所私然喜察細事下厭其苛子請舉明經好禮曰經不明不可
妄進乃自試之不能通怒笞之械而徇於門復以公累徙温州別
駕卒好禮博學能論議節行脩整一意無所傾附未嘗自列階
動居室服用麤苟至終身世謂近名

倪若水字子泉恒州藁城人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黜陟
劍南道繩舉嚴允課第一開元初爲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爲汴
州刺史政清淨增脩孔子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爲教誨風
化興行玄宗遣中人捕鳩鵲溪鳩南方若水上言農方田婦方鵲以此時捕奇禽怪羽爲園籞之玩自江嶺而南達京師水舟陸齋
所飼魚蟲稻梁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邪帝手詔褒答
悉放所玩適使人過取罪而賜若水帛四十段時天下久平朝廷尊
榮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
訪使入爲大理少卿過州若水餞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
仙吾恨不得爲騶僕未幾入爲戶部侍郎復拜右丞卒

席豫字建侯襄州襄陽人後周昌州刺史固七世孫後徙河南長
安中舉學兼泳略詞擅文場科擢上第時年十六以父喪罷復舉
手筆俊拔科中之補襄邑尉奏事闕下會節愍太子難安樂公主
請爲皇太女豫曰昔梅福上書譏后族彼何人哉乃上疏請立皇
太子語深切人爲寒懼太平公主聞其名將表爲諫官豫恥汙詖
謁遁去俄舉賢良方正異等爲陽翟尉開元初觀察使薦豫賢遷
監察御史出爲樂壽公正前令以親喪解而豫母病訴諸朝改懷州
司倉參軍復舉超拔羣類科會母喪去服除授大理丞遷考功員
外郎進絀清明爲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述名相甲
乙出鄭州刺史韓休輔政舉代已入拜吏部侍郎玄宗曰卿前日
考功職詳事允故有今授豫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
推知人號席公云天寶六載進禮部尚書累封襄陽縣子凡四以
使者按行江南江東淮南河北南方俗死不葬暴骨中野豫教以
埋斂明列科防俗爲之改豫清直亡欲當官不爲勢權所撼性謹

畏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何留慮荅曰細不謹
況大事邪及疾篤遺令三日斂斂已即葬勿久留以黷公私貲不
足可賣居宅以終事卒年六十九贈江陵大都督諡曰文帝嘗登
朝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以豫詩最工詔曰詩人之冠冕也弟晉
亦以文名當時

齊澣字洗心定州義豐人少開敏年十四見特進李嶠嶠稱有王
佐才中宗在廬陵澣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東宮不報及太子還
武后召澣宴同明殿訶曰朕母子如初卿豫有力焉方不次待爾
澣辭母老不忍遠離賞而罷聖曆初及進士第以拔萃調蒲州司
法參軍有父子連坐論死者澣曰條落則本枯柰何俱死議貸其
父太守不聽固爭卒原景雲初姚崇取爲監察御史凡劾奏常先
風教號善職睿宗將祠太廟刑部尚書裴談攝太尉先告澣奏孝
享攝事稽首而拜恭明神也而談慢媠不恭并劾談神昏形滓挾
邪以罔上神龍時事武三思陷薛暉没其家以獲進妻外淫男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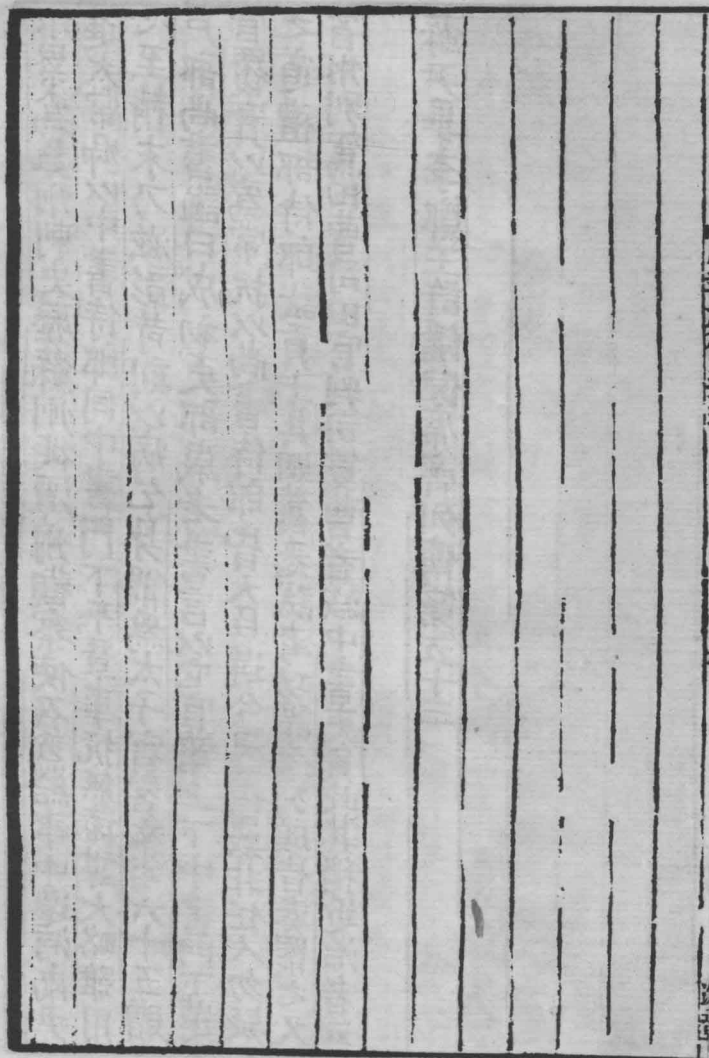
不得姓氏夫告神慢事主不忠家不治有是三罪不可不寘之法
談由是下除汾州刺史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爲給事中中書舍人
論駁及詔詔皆援準古誼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解事舍人數諷
崇年老宜避位時宋璟在廣州因勸崇舉自代崇用其謀璟爲相
它日問曰五臣不敢冀房杜比爾日諸公云何滸曰不如璟請故荅
曰前時近郊戶三百以爲困今不百戶是以知之馬懷素等緒次
四庫書表滸爲副改祕書少監出爲汴州刺史地當舟車湊集事
浩繁前刺史數不稱職唯倪若水與滸以清毅聞吏民頌美玄宗
封太山歷汴宋許車騎數萬王公妃主四夷君長馬橐它亦數萬
所頓彌數十里滸列長棚帘幕懸巨上食凡千輦納筦鑰身進膳
帝以爲知禮喜甚爲留三日賜帛二千匹滸以淮至徐城險急鑿
渠十八里入青水人便其漕中書令張說擇丞轄以王丘爲左滸
爲右李元紘杜暹當國表宋璟爲吏部尚書滸及蘇晉爲侍郎世
謂臺選嘗奏事帝指政事堂曰非卿尚誰居者是時開府王毛仲

寵甚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相婚嫁毛仲奏請無不從濟乘間曰福順典兵馬與毛仲爲婚家小人寵極則姦生不預圖且有後患高力士小心謹畏加官人可備禁中驅使腹心所委何必毛仲哉又言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惟陛下密此言帝嘉納且勞曰卿第出我徐計其宜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出爲興州別駕濟往餞因道諫語察素姦佻遽言狀帝怒召濟入殿中曰卿向疑朕不密而反告察謂何且察輕躁無行常游太平門者詎不知邪濟免冠頓首謝貶高州良德丞察再貶皇化尉其黨齊敷郭稟皆流放久之濟徙索盧丞郴州長史濠常二州刺史遷潤州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濟徙漕路繇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在其久招還泳人五百戶置明州以安輯之復徙汴州濟中失勢益悵恨素操寔衰更倚力士助得爲兩道採訪使興利以中天子意稟貨財遺謝貴幸納劉戒女爲妾不答其妻李林甫惡其行欲擠而廢之會其幕府坐贓

事連澣詔矜澣老放歸田里天寶初召為太子少詹事留司東都
嚴挺之亦為林甫所廢與澣家居杖屨經過不缺日林甫畏之乃
用澣為平陽太守離其謀更以黃老清靜為治卒年七十二肅宗
時錄林甫所陷者皆廢洗故澣贈禮部尚書澣嘗稱陳希烈宋遙
苗晉卿韋述之才後皆大顯察者河東人由明經第五遷殿中侍
御史魏元忠子昇死節愍太子難而元忠繫大理昇妻鄭父遠嘗
納錢五百萬以女易官武后重元忠舊臣欲榮其姻對授遠河內
令子洛州參軍元忠下獄遣人絕婚許之明日嫁其女察劾遠敗
風教請錮終身遠遂廢當時謂察為公而終以愆陝斤云澣孫抗
抗字遐舉少值天寶亂奉母夫人隱會稽壽州刺史張鎰辟署幕
府抗吏事閑敏有文雅從鎰鎮江西及以宰相領鳳翔奏署監察
御史李楚琳亂奔奉天授侍御史遷戶部員外郎蕭復引為江淮
宣慰判官德宗自梁洋還財用大屈鹽鐵使元琇薦抗材改倉部
郎中幹鹽利俄為水陸運副使護漕江淮給京師歷諫議大夫坐

小累爲處州刺史歷蘇州徙潭州觀察使召爲給事中遷河南尹
進太常卿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抗無遠謀大略雖用
心至精末乃滋彰苛刻以病乞身罷爲太子賓客卒年六十五贈
戶部尚書謚曰成初吏部歲考書言以它官第上下中書門下遣
官覆實以爲常抗以尚書侍郎皆大臣選今更覆覈非任人勿疑
之道禮部侍郎試貢士其姻舊悉試考功謂之別頭皆奏罷之又
省州別駕田曹司田官判司雙曹者減中書吏員此其稍近治者云

蘇尹畢李鄭王許潘倪席齊列傳第五十三



裴崔盧李王嚴列傳第五十四

唐書一百二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太常書史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兼殿中監奉

敕撰

裴守真絳州稷山人後魏冀州刺史叔業六世孫父昉隋大業中為淮安司戶參軍郡人楊琳田瓚等亂劫吏多死唯昉以仁愛故賊約其屬無敢害護送還鄉守真早孤母喪哀毀擢盡舉進士六科連中累調乾封尉養寡姊謹甚士推其禮法永淳初關中旱悉稟祿奉姊及諸甥與妻息惡食不贍也授太常博士守真善容典時謂才稱其官高宗將封嵩山詔諸儒議射牲事守真奏古者郊祀天地天子自射牲漢武帝封太山今侍中儒者射之帝不親也今按禮前明十五刻宰人鸞刀割牲質明行事毛血已具天子至奠王酌獻而已今若前祀一日射牲則早於事及日則晚不逮事漢又天子不親古今異宜恐不可行是時破陣應善三樂舞入帝常立以視須樂闋乃坐守真并三巨舞誠祖宗盛德然古無天子

立觀者化育詒庇孰非厥功不應鼓舞別申嚴奉詔可未及行會
帝崩大行舊禮無在者守真與博士韋叔夏輔抱素等討按故事
稱情爲文咸適所宜時人服其得禮天授中爲司府丞推覈詔獄
多裁恕全免數十姓不合武后旨出爲汴州司馬遷累成州刺史
政不務威嚴吏民兩懷之徙寧州送者千數出境尚不止長安中
卒贈戶部尚書子子餘耀卿巨卿曾孫行立耀卿巨卿別有傳
子餘事繼母爲聞孝中明經補鄆尉時同舍李朝隱程行謏以文
法稱而子餘以儒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崇業荅曰蘭菊異芬胡
有廢者景龍中爲左臺監察御史涇岐有隋世書戶子孫數千家
司農卿趙履溫奏籍爲奴婢充賜口子餘曰官戶以恩原爲番戶
且今又子孫可抑爲賤乎履溫倚宗楚客執辯于廷子餘執對不
撓遂誅其議開元初累遷冀州刺史爲政惠裕人稱有恩入爲岐
王府長史卒諡曰孝時程行謏貞中書令張說歎曰二諡可無
媿矣子餘居官清家闡友愛兄弟六人皆有志行云

行立重然諾學兵有法母亡泣血幾毀以軍勞累授沁州刺史遷
衛尉少卿口陳願治民試一縣自效除河東令寬猛時當繇蘄州
刺史遷安南經略使環王國叛人李樂山謀廢其君來乞兵行立
不受命部將杜英策討斬之歸其孥樂人悅服英策及范廷芝者
皆谿洞豪也隸于軍它經略使多假借暴恣于治行立陰把其罪
貸之許自效故能得英策死力廷芝嘗休沐久不還行立召之約
曰軍法踰日者斬異時復然爾且死後廷芝踰期行立誓殺之以
尸還范氏更爲擇良子弟以代於是威聲風行徙桂管觀察使黃
家洞賊叛行立討平之俄代桂仲武爲安南都護銳於立功爲時
所嘗召還道卒年四十七贈右散騎常侍

崔沔字善冲京兆長安人後周隴州刺史士約四世孫自博陵徙
焉純謹無二三言事親篤孝有才章擢進士舉賢良方正高第不中
者誦嘗之武后敕有司覆試對益工遂爲第一再補陸渾主簿入
調吏部侍郎岑羲歎曰君今卻詵也薦爲左補闕性舒遲進止雍

如也當官則正言不可得而詰睿宗召授中書舍人以母病東都
不忍去固辭求侍更表陸渾尉郭隣太樂丞封希顏處士李喜以
代己處詔改虞部郎中俄檢校御史中丞請發大倉粟及減苑囿
鳥獸所給以賑貧乏人賴其利監祭御史宋宣遠與盧懷慎姻家
恃以弄法姚崇子彝留司東都通賓客招賄賂沔將按劾崇懷慎
方執政共薦沔有史才轉著作郎去其權蓋憚之也久之爲太子
左庶子母亡受弔盧前賓客未嘗至柩室語人曰平生非至親不
升堂入謁豈以存亡變禮邪中書令張說數稱之服除遷中書侍
郎玄宗以仙州數喪刺史欲廢之沔請治舞陽舞陽故樊噲國也
更爲樊州帝不納州卒廢沔既喜論得失或曰今中書宰相承制
雖侍郎貳之取充位而已沔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維以成至治豈
可俛首懷祿邪凡詔敕曹事多所異同說不悅出爲魏州刺史雨
潦敗稼沔弛禁使人召還分掌吏部十銓以左散騎常侍爲集賢
脩撰歷秘書監太子賓客是時太常議加宗廟籩豆又欲增喪服

於是鄉韋縉請坐增邊豆至十二外袒服大功舅小功堂姨若舅
舅母袒免冏曰祭祀上矣古者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故有毛
血之薦未有麴蘖故有立酒之奠後王作為酒醴犧牲以致馨香
故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神道主敬可備而不敢廢也雖曰備物
而節制存焉鉶俎邊豆重豆重鬯之實皆周時饌其用通宴饗賓
客而周公與毛血立酒同薦於先祖晉盧諶家祭禮所薦皆晉時
常食不純用古此聖賢變文而通其情也然當時飲食不可闕於
祭明矣國家清廟時享禮饌具設周制也古物存焉園寢上食時
膳備列漢法也它珍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
也苑囿躬稼所收蒐狩親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
無以加矣諸珍羞鮮物弟教有司悉使著于令因且而薦不必加
籩豆以為噍也大羹古食也盛於古器和羹常饌也盛於時器毛
血盛於盤立酒盛於尊未有薦時饌而用古器者繇古質而今文
便事也故加籩豆未足盡天下美物而措諸廟徒近侈耳魯丹桓

宮之楹刻其楠春秋非之班固稱墨家出於清朝是以貴儉然清廟不奢舊矣太常所請臣所未安又太常言爵小不及合執持至難汚曰禮有以小爲貴者獻以爵是也然今不及制則非禮自有司之陋也隨失制宜不待議而革云又言禮本於家正家而天下定家不可以貳故父以尊崇母以厭降是以內服齊斬外服總算名所加不過一等今古不易之道也昔平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將戎禮先亡也此制唐禮推廣舅恩故弘道以來國命再移於外姓本禮驗亡可不戒哉時職方郎中韋述戶部郎中陽伯成禮部員外郎楊仲昌監門兵曹參軍劉秩等議與沔合又詔中書門下參裁於是宗廟邊豆坐各六姨若舅小功舅母總麻堂姨袒免餘仍舊制每朝廷有疑議皆咨逮取東卒年六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孝沔儉約自持祿稟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作陋室銘以見志子祐甫至宰相別傳

盧從愿字子龔六世祖昶仕後魏爲度支尚書自范陽徙臨漳故

從愿爲臨漳人擢明經爲夏尉又舉制科高第拜右拾遺遷監察御史爲山南黜陟巡撫使還奏稱旨進累中書舍人睿宗立拜吏部侍郎吏選自中宗後綱紀耗蕩從愿精力于官僞牒詭功擿檢無所遺銓揔六年以平允聞帝異之特官其一子從愿請贈其父卨一爲鄭州長史制可初高宗時吏部號稱職者裴行儉馬載及是從愿與李朝隱爲有名故號前有裴馬後有盧李開元四年玄宗悉召縣令策於廷考下第者罷之從愿坐擬選失實下遷豫州刺史政嚴簡奏課爲天下第一寶書勞問賜絹百匹召爲工部侍郎遷尚書左丞中書侍郎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代韋抗爲刑部尚書數充校考使升退詳確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用事將以括田戶功爲上下考從愿不許融恨之乃密白從愿盛殖產占良田數百頃帝自此薄之目爲多田翁後欲用爲相屢矣卒以是止十八年復爲東都留守坐子起居郎論輸糴于官取利多貶絳州刺史遷太子賓客二十年河北飢詔爲宣撫處置使發倉廩賑飢民使

還乞骸骨授吏部尚書致仕給全祿終身卒贈益州大都督諡曰文
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三原人明法中第調臨汾尉擢至大理丞武
三思構五王而侍御史鄭愔請誅之朝隱獨以不經鞫實不宜輕
用法忤旨貶嶺南醜地宰相韋巨源李嶠言於中宗曰朝隱素清
正一日遠逐恐駭天下帝更以為聞喜令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
時政出權幸不關兩省而內授官但科封其狀付中書即宣所司
朝隱執罷千四百員怨誹譴騰朝隱胖然無避屈遷長安令官官
間興貴有所干請曳去之睿宗嘉歎後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朝集
使褒諭其能使徧聞之進太中大夫一階賜中上考絹百匹以旌
剛烈成安公主奪民園不酬直朝隱取主奴杖之由是權豪斂伏
為執政所擠出通州都督徙絳州刺史開元初遷吏部侍郎銓敘
明審與盧從愿並授一子官久之以策縣令有下第降滑州刺史
徙同州玄宗東幸召見慰勞賜以衣帛擢河南尹政嚴清姦人不
容息太子舅趙常奴怙勢橫閭里朝隱曰此不繩不可為政執而

榜辱之帝賜書慰勉入爲大理卿武彊令裴景仙丐贖五千匹亡命帝怒詔殺之朝隱曰景仙其先寂有國功載初時家爲酷吏所破誅夷略盡而景仙獨存且承嫡於法當請又丐乞贖無死比藉當死坐猶將宥之使私廟之祀無餒魂可也帝不許固請曰生殺之柄人主專之條別輕重有司當守且贖惟枉法抵死今丐贖即斬後有枉法亦又何加且近發德音杖者聽減流者給程豈一景仙獨過常法有詔浹杖百流嶺南朝隱更授岐州刺史母喪解召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固辭見聽時年已衰而篤于孝自致毀瘠士人以爲難明年詔書敦遣揚州就職還爲大理卿封金城伯代崔隱甫爲御史大夫天下以其有素望母大夫歿冀朝隱得之及居職不爭引大體惟先細務由是名少衰進太常卿出爲嶺南採訪處置使兼判廣州卒於官贈吏部尚書官給車轎北還諡曰貞王丘字仲山同皎從子也父同暉終太子左庶子丘十一擢童子科它童皆專經而獨屬文繇是知名及冠舉制科中第授奉禮郎

氣象清古行脩切於詞賦尤高族人方慶及魏元忠更薦之自偃
師主簿擢監察御史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考功異時多請託進
者濫冒歲數百人丘務覈實材登科纔滿百議者謂自武后至是
數十年采錄精明無丘比其後席豫嚴挺之亦有稱然出丘下遷
紫微舍人吏部侍郎典選復號平允其受用如山陰尉孫逖桃林尉
張鏡微湖城尉張晉明進士王泠然皆一時茂秀久之爲黃門侍
郎會山東旱飢議以中朝臣爲刺史制詔臯陶稱在知人在安民
皆念存邦本乾乾夕惕無忘一日今長吏或未稱蒼生謂何深思
循良以革頽敝宜重刺史之選自朝廷始乃以丘與中書侍郎崔
沔等並爲山東刺史而丘守懷州尤清嚴爲下畏慕入知吏部選
改尚書左丞以父喪解服除爲右散騎常侍仍知制誥裴光廷卒
蕭肅嵩與丘善將引與當國丘固辭盛推韓休行能及休秉政薦爲
御史大夫丘訥於言所白奏帝多不喜改太子賓客龍衣封以疾
徙禮部尚書致仕丘更履華劇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室宅童

駉敝陋既老藥餌不自給帝歎之以謂有古人節下制給全祿以旌繫吏天寶二載卒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華州華陰人少好學姿質軒秀舉進士并擢制科調義興尉號材吏姚崇爲州刺史異之崇執政引爲右拾遺睿宗好音律每聽忘勸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陁請然百千燈因弛門禁又追賜元年酺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閱月未止挺之上疏諫以爲酺者因人所利合醪爲歡也不使靡敝今暴衣冠羅伎樂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玩不深戒慎使有司跛倚下人罷劇府縣里閭課賦苛嚴呼嗟道路買壞家產營百戲擾方春之業欲同其樂而反遺之患乃陳五不可誠意忠到帝納焉侍御史任正名恃風憲至廷中責詈衣冠挺之讓其不敬反爲所劾貶萬州負外參軍事開元中爲考功負外郎累進給事典貢舉時號平允會杜暹李元紘爲相不相中暹善挺之而元紘善宋遙用爲中書舍人遙校吏部判取捨與挺之異言於元紘元紘屢

詰譙挺之厲言曰公位相國而愛憎反任小人乎元紘曰小人爲誰曰宋遙也繇是出爲登州刺史改太原少尹初殿中監王毛仲持節抵太原朔方籍兵馬後累年仍移太原取兵仗挺之不肯應且以毛仲寵幸久恐有變密啓於帝俄改濮汴二州刺史所治皆嚴威吏至重足脅息會毛仲敗死帝以挺之言忠召爲刑部侍郎遷太府卿宰相張九齡雅知之用爲尚書左丞知吏部選李林甫與九齡同輔政以九齡方得君諂事之內實不善也戶部侍郎蕭昇林甫所引不知書嘗與挺之言稱蒸嘗伏臘乃爲伏獵挺之白九齡省中而有伏獵侍郎乎乃出昇岐州刺史林甫恨之九齡欲引以輔政使往謁林甫挺之負正陋其爲人凡三年非公事不造也林甫益怨會挺之有所諉於蔚州刺史王元琰林甫使人暴其語禁中下除洛州刺史徙絳州天寶初帝顧林甫曰嚴挺之安在此其材可用林甫退召其弟損之與道舊諄諄款曲且許美官因曰天子視絳州厚要當以事自解歸得見上且大用因始挺之使

稱疾願就醫京師林甫已得奏即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閑官得自養帝恨吒久之乃以爲負外詹事詔歸東都挺之鬱鬱成疾乃自爲文誌墓遺令薄葬斂以時服挺之重交游許與生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之然溺志于佛與浮屠惠義善義卒衰服送其喪已乃自葬於其塔左君子以爲偏子武

武字季鷹幼豪爽母裴不爲挺之所荅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譙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竒之曰具嚴挺之子然數禁敕武讀書不其究其義以蔭調太原府參軍事累遷殿中侍御史從玄宗入蜀擢諫議大夫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琯以其名臣子薦爲給事中已收長安拜京兆少尹坐琯事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劍南爲一道擢武成都尹劍南節度使還拜京兆尹爲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與元載厚相結求宰相不遂復節度劍南破吐

蕃七萬衆于當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武在蜀頗放肆用度無藝或一言之悅賞至百萬蜀雖號富饒而峻培亟斂閭里爲空然虜亦不敢近境梓州刺史章彝始爲武判官因小忿殺之瑄以故宰相爲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爲蜀道難者乃爲房與杜危之也永泰初卒母哭且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爲官婢矣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挺之從孫綬綬父丹嘗爲劔南鹽鐵青苗租庸使以武在蜀辭不拜綬擢進士第以侍御史副劉蕡爲宣歙團練使蕡卒綬摠留事悉庫物以獻召爲刑部員外郎賓佐進奉由綬始河東節度使李說病軍司馬鄭詹掇其政說卒代爲節度時德宗務姑息方鎮若帥死不它命即用軍司馬代之以和馭衆情至是帝頗憶綬所獻故擢爲河東司馬明年詹卒即檢校工部尚書代其使憲宗立楊惠琳反夏州劉闢反蜀綬建言天子始即位不可失威請必誅選銳兵遣大將李光顏助討賊二賊平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扶風郡公進司空在

鎮九年尚寬惠治稱流聞士馬孳息嘗大閱旗幟周七十里回鶻
梅錄將軍在會聞金鼓震伏入爲尚書右僕射綬旣名曾於吏事
有方略然銳進趣素議薄之始就廊下食在百官上帝使中人賜
含桃綬見拜之爲御史劾奏綬慙懼待罪詔釋綬而貶中人出爲
荆南節度使封鄭國公澱州蠻張伯靖殺吏據辰錦州連九洞自
固詔綬進討綬勒兵出次遣將齊檄開曉羣蠻悉降吳元濟反僉
以綬明恕可大事乃徙山南東道節度使加淮西招撫使綬引師
壓賊境多出金帛賞士以厚賂謝中人招聲援旣未有以制賊閉
屯彌年不戰宰相裴度謂綬非將才以太子少保召還檢校司徒
判光祿卿事進少傅卒年七十七贈太保綬才不踰中人然歷三
鎮所奏辟及綬時位將相者九人初綬未顯過于闐鄉尉李達達
不禮方飯它客不召綬後達罷彭城令過并州晨入謁不知綬也
綬方大宴賓客召達至戒客勿起讓曰吾昔羈旅闐鄉君方召客
食而不顧我今我召客亦不敢留君達慙不得去左右引出憐而

瘡卧館數月其佐令狐楚爲請乃免河東李進賢者善畜牧家高
貲得幸於綬署牙門將元和中進賢累爲振武節度使辟綬子徹
爲判官徹年少治苛刻軍中苦之回鶻入辟鶻泉進賢發兵討之
吏稟糧不實次鳴砂焚殺其將楊遵憲而還進賢大怒衆懼因燔
城門攻進賢左右拒戰不勝縋而去奔靖邊軍乃殺徹而屠進賢
家詔以夏綬銀節度使張煦代之誅亂首數百人乃定

裴崔盧李王嚴列傳第五十四

裴陽宋楊崔李解列傳第五十五

唐書一百三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南宮太常書博士兼中書省書寫博士

救撰

裴灌絳州聞喜著姓父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不
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鐫諭曰同三輔吏事繁子盍求便官
毋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
人乃命吏連紙進筆為省決一日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
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後為永年
令有惠政吏刻石頌美以倉部郎中病廢灌侍疾十餘年不肯仕
琰之沒始擢明經調陳留主簿遷監察御史時崔湜鄭愔典吏部
坐姦贓為李尚隱所劾詔灌按訊而安樂公主上官昭容為阿右
灌執正其罪天下稱之累進中書舍人睿宗造金仙玉真二觀時
旱甚役不止灌上言春夏母聚大眾起大役不可興土功妨農事
若役使乖度則有疾疫水旱之災此天人常應也今自冬徂春雨

不時降人心惓然莫知所出而土木方興時曠之孽職爲此發今東作云始丁壯就功妨多益少飢寒有漸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時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是時作南門陛下以四方爲念宜下明制令二京營作和市木石一切停止有如農桑失時戶口流散雖寺觀營立能救飢寒敝哉不報遷兵部侍郎以銓總勞特授一子官開元五年爲吏部侍郎甄拔士爲多拜御史大夫灌雅與張說善說方宰相數薦之灌長於數奏天子亦自重焉擢吏部尚書世儉素而晚節稍畜伎妾爲奢侈事議者以爲缺改太子賓客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懿從祖弟寬

寬性通敏工騎射彈碁投壺略通書記景雲中爲潤州參軍事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園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狀荅曰寬義不以包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

寬時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鶴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爲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舉拔萃爲河南丞遷長安尉宇文融爲侍御史括天下田奏爲江東覆田判官改太常博士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寬自以情立議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算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善之請如寬議遷刑部員外郎萬騎將軍馬崇白日殺人而王毛仲方以貴倖將鬻其獄寬固執不肯從河西節度使蕭嵩表爲判官歷兵部侍郎宰相裴耀卿領江淮運列倉河陰奏寬爲戶部侍郎自副遷吏部出爲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繇金吾大將軍授太原尹玄宗賦詩褒餞天寶初由陳留太守拜范陽節度使時北平軍使烏承恩虜酋也與中人通數冒賄寬以法繩治檀州刺史何僧獻生口數十寬悉歸之故夷夏感附三載用安祿山守范陽召寬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裴敦復平海賊還廣張功簿寬密白其安會河北部將入朝盛譽寬政且言華虜猶思之

帝嗟賞睦倚加厚李林甫恐其遂相又惡寬善李適之乃漏寬語以激敦復敦復任氣而踈以林甫為誠先是寬以所善請於敦復即欲白發其言林甫趣之敦復未及聞扈幸溫泉宮而其下裨將程藏曜曹鹽自以他事繫臺寬捕按之敦復謂寬求致其罪遽以金五百兩賂貴妃姊因得事聞於帝由是貶寬睢陽太守及韋堅獄起寬復坐親貶安陸別駕林甫任羅希奭殺李適之也亦使過安陸將怖殺寬寬叩頭祈哀希奭乃去寬懼終見殺丐為浮屠不許稍遷東海太守徙馮翊入為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傅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州刺史雅性友愛於東都治第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飯其為政務清簡所益人愛之世皆異其得宰相天寶間稱舊德以寬為首然惑于佛喜與桑門游習誦其書老彌篤云子謂

諳字士明擢明經調河南參軍事性通綽舉止不煩累遷京兆倉曹參軍號王巨表署襄鄧營田判官母喪居東都會史思明亂逃

山谷間思明故爲寬將德寬舊恩且聞譖名遣捕騎跡獲之喜甚呼爲郎君僞授御史中丞賊殘殺宗室譖陰緩之全活者數百人又嘗䟽賊虛實於朝事泄思明恨罵危死而免賊平除太子中允遷考功郎中數燕見奏事代宗幸陝譖徒步挾考功南曹印赴行在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將用爲御史中丞爲元載沮却故拜河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譖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權酷利歲出內幾何譖久不對帝復問曰臣有所思帝曰何邪譖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爲故未敢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拜左司郎中數訪政事載忌之出爲虔州刺史歷饒廬亳三州除右金吾將軍德宗新即位以刑名治天下百吏震服時大行將歲陵事禁屠殺尚父郭子儀家奴宰羊譖列奏帝謂不畏彊禦善之或曰尚父有社稷功豈不爲庇之譖笑曰非君所知尚父方貴盛上新即位必謂黨溪者衆今發其細過

以明不恃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時朝堂別置三司決庶獄辨爭者輒擊登聞鼓詣上疏曰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詭猾之人輕動天聽爭纖微若然者安用吏治乎帝然之於是悉歸有司請惡法吏舞文或挾宿怨爲重輕因獻獄官箴以諷坐所善誅貶閬州司馬俄召爲太子右庶子進兵部侍郎至河南尹東都副留守凡五世爲河南諍視事未嘗敢當正處以寬厚和易爲治不鞫人以賊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寬弟子胄字省叔擢明經佐李抱玉鳳翔幕府不得意謝歸更從宣歙觀察使陳少游抱玉怒劾貶桐廬尉時李栖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選判官許鳴謙名知人見崔造及胄器之白栖筠取胄爲支使代宗惡宰相元載怙權召栖筠爲御史大夫欲以相栖筠引胄殿中侍御史尤爲載所惡會栖筠卒胄護喪歸洛陽人爲危之胄屹然不沮喘少游復表爲淮南觀察判官載誅始拜刑部員外郎遷宣州刺史楊炎當國爲載復讎窮撫所惡會胄部人積

胄雜奉為賊炎遣直寓曼劾峭詆貶汀州司馬稍遷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換國子司業遷江西觀察使初李兼嘗罷南昌卒千餘人收資稟為月進胄白罷之樊澤徙襄州宰相議所代德宗雅記胄才遂拜荆南節度使是時方鎮爭剝下希恩制表重錦異綾名貢奉有中使者即悉公帑市歡胄待之有節獻餉直不數金宴勞止三爵是時武臣多粗暴庸人待賓介不以禮少失意則以罪中傷之胄亦劾斥其管記世恨胄之沫于俗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成

陽嶠其先北平人世徙洛陽北齊尚書右僕射休之四世孫舉八科皆中調將陵尉累遷詹事司直長安中左右御史中丞桓彥範素怒己爭取為御史楊再思素與嶠善知其意不樂彈抨事為語彥範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待情樂乎唯不樂者固與之以伸難進抑躁求也遂為右臺侍御史久乃遷國子司業嶠資謹飭好學喜誘勸後生脩講舍人以為善職睿宗立進尚書右丞時議建都督

府擇最吏故嶠爲涇州都督議罷歷魏州刺史荊州長史本道按
察使率以清白聞魏州人勢耳闕下請嶠爲刺史故再治魏入爲
國子祭酒封北平縣伯引尹知章范行恭趙玄默爲學官皆名儒
冠云生徒游惰者至督以鞭楚人怨之乘夜毆嶠道中事聞詔捕
毆者殺之嶠撫孤姪與子均常語人曰吾備位方伯而心亦昔時
一尉耳以老致仕卒諡曰敬

宋慶禮涇州永平人擢明經補衛尉武后詔侍御史桓彥範行河
北鄆斷居庸五回等路以支突厥召慶禮與議見其方略器之俄
遷大理評事爲嶺南採訪使時崖振五州首領更相掠民苦于兵
使者至輒苦瘡癘莫敢往慶禮身到其境諭首領大誼皆釋仇相
親州土以安罷戍卒五千歷監察殿中侍御史以習識邊事拜河
東河北營田使善騎日能馳數百里性甘於勞苦然好興作濱塞
掘堦植兵以邀虜徑議者蚩其不切事稍遷貝州刺史復爲河北
支度營田使初營州都督府治柳城扼制奚契丹武后時趙文胤

失兩蕃情攻殘其府更治東漁陽城玄宗時奚契丹款附帝欲復治故城宋璟固爭不可獨慶禮執處其利乃詔與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驍衛將軍邵宏等爲使築裁三百畢俄兼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追拔漁陽淄青沒戶還舊田宅又集商胡立邸肆不數年倉廩充居人蕃輯卒贈工部尚書慶禮爲政嚴少私吏畏威不敢犯太常博士張星以好巧自是諡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申駁曰慶禮國勞臣在邊垂三十年往城營州士纔數千無甲兵彊衛指期而往不失所慮遂罷海運收歲儲邊亭晏然其功可推不當醜諡慶禮兄子辭玉亦自詣闕訴改諡曰敬

楊瑒字瑤光華州華陰人五世祖縉爲陳中書舍人名屬文終交愛九州都督武康郡公子林甫代領都督隋滅陳踰三年乃降徙長安林甫字衛卿爲柳城太守高祖軍興遣其子琮招之挈郡以來授檢校摠管足疾不能造朝帝以絳州寒涼拜刺史累封宜春郡公琮字孝璋爲上津令會天下亂去官與秦王同里居武德初

爲王府參軍兼庫直隱太子事平詔親王宰相一人入宴而琮獨
預太宗賜懷昔賦申以恩意歷西綏二州刺史姆饋孺子以餅妻
僞受而棄之垣外人吝其廉場始爲麟游令時實懷貞大營金仙
玉真二觀檄取畿內嘗負逆人賞者暴斂之以佐費場拒不應懷
貞怒曰縣令而拒大夫命乎場曰所論者民冤抑也位高下乎何
取懷貞壯其對爲止初韋后表民二十二爲丁限及敗有司追趣
其課場執不可曰韋氏當國擅擢士大夫赦罪人皆不改奚獨取
已寬之人重斂其租非所以保下之宜遂止不課由是名顯當世
擢累侍御史京兆尹崔日知貪沓不法場與大夫李傑謀劾舉之
反爲日知先構場廷奏曰肅繩之司一爲恐脅所屈開姦人謀則
御史府可廢玄宗直之令傑還視事而逐日知場進歷御史中丞
戶部侍郎帝嘗召宰相大臣議天下戶版延英殿場言利病尤詳
帝次賞於是宇文融建檢脫戶餘口場執不便融方貴公卿喑默
唯唯獨場抗議故出爲華州刺史帝封太山集樂工山下居喪者

亦在行場謂起直經使和鍾律非人情所堪帝許乃免入爲國子祭酒表大儒王迥質尹子路白履忠等三人教授國子有詔迥質諫議大夫皇太子侍讀履忠老不任職拜朝散大夫罷歸子路直弘文館皆有名場奏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且今習春秋三家儀禮者纔十二恐諸家廢無日請帖平文以存學家其能通者稍加優宦辨孤學從之因詔以三家傳儀禮出身者不任散官遂著今生徒爲場立頌太學門又言古者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入太學漸漬禮樂知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四教學成然後爵之唐興二監舉者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行修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然則學徒費官稟而博士濫天祿者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胥史浮虛之徒旣先王禮義非得與服勤道業者挈長短絕輕重也國家啓庠序廣化道將有以用而勸進之有司

為限約以黜退之欲望俊又在朝難矣帝然其言再遷大理卿以疾辭改左散騎常侍卒年六十八贈戶部尚書諡曰貞瑒常歎士大夫不能用古禮因其家冠婚喪祭乃據舊典為之節文揖讓威儀哭踊衰殺無有違者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石耳瑒伯父志操頗剛簡未遇時著閑居賦自託常曰得田十頃僮婢十人下有兄弟布粟之資上可供先公伏臘足矣位終司屬卿安平縣男瑒從父兄晏精孝經學常手寫數十篇可教者輒遺之

崔隱甫貝州武城人隋散騎侍郎儻曾孫解褐左玉鈐衛兵曹參軍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浮屠惠範倚太平公主脅人子女隱甫劾狀反為所擠貶邛州司馬玄宗立擢汾州長史兼河東道支度營田使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鶻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鶻隱甫殺之有詔貫死不及矣賜隱甫

百縑孫佺敗績于奚擢隱甫并州司馬護邊會兄逸甫疾甚未及
行詔責逗留下除河南令累拜華州刺史太原尹入為河南尹居
三歲進拜御史大夫初臺無獄凡有囚則繫大理貞觀時李乾祐
為大夫始置獄由是中丞侍御史皆得繫人隱甫執故事廢掘諸
獄其後患囚往來或漏泄復繫之厨院云臺中自監察御史而下
舊皆得顯事無所承諮隱甫始一切令歸稟乃得行有忤意輒劾
正多貶絀者臺吏側目威名赫然帝嘗詔校外官歲考異時必委
曲參審竟春未定隱甫一日會朝集使詢逮檢實其暮皆訖議者
服其敏帝嘗謂曰卿為大夫天下以為稱職張說當國隱甫素惡
之乃與中丞宇文融李林甫暴其過不宜處位說賜罷然帝嫉朋
黨免其官使侍母歲餘復為大夫遷刑部尚書兼河南尹帝還京
師即拜東都留守累封清河郡公卒贈益州大都督諡曰忠始帝
欲相隱甫也謂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常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
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子弟或問故荅曰吾

不以其人微易之也其材不逮中人可與之對耶隱甫所至絜介自守明吏治在職以彊正稱云

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皆不得相彼亦各申其志也管夷吾以編棧諭之信曲與直不相函哉

李尚隱其先出趙郡徙貫萬年年二十舉明經再調下邳主簿州刺史姚班說其能器之神龍中左臺中丞侯令德爲關內黜陟使尚隱佐之以最擢左臺監察御史於是崔湜鄭愔典吏部選附勢倖銓擬不平至逆用三年貞闕村廉者軌不進俄而相踵知政事尚隱與御史李懷讓顯劾其罪湜等皆斥去睦州刺史馮昭泰性鷙爲刻人憚其彊嘗誣繫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爲妖蠱有詔御史覆驗皆稱病不肯往尚隱曰善良方蒙枉不爲申明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冤湜愔復當路乃出尚隱爲伊闕令懷讓魏令湜等伏誅玄宗知尚隱方嚴縣定州司馬擢吏部員外郎懷讓自河陽

令拜兵部員外郎懷讓蔣人後歷給事中尚隱以將作少監營橋陵封高邑縣男未幾進御史中丞御史王旭招權稍不制仇家告其罪尚隱窮治具得姦贓無假借遂抵罪進兵部侍郎俄出爲蒲州刺史浮屠懷照者自言母夢日入懷生已鏤石著驗聞人馮待銜等助實其言尚隱劾處妖妄詔涑懷照播州再遷河南尹尚隱性剛亮論議皆披心示誠處事分明御下不苛密尤詳練故實前後制令誦記略無遺妖賊劉定高夜犯通洛門尚隱坐不素覺左遷桂州都督帝遣使勞曰知卿忠公然國法須爾因賜雜綵百匹遣之遷廣州都督五府經略使及還人或懷金以贈尚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代王丘爲御史大夫時司農卿陳思問引屬史多小人乾隱錢穀尚隱按其違贓累鉅萬思問流死嶺南改尚隱太子詹事不閱旬進戶部尚書刑後更揚益二州長史東都留守爵高邑伯開元二十八年以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五諡曰貞尚隱三入御史府輒繩惡吏不以殘摯失名所發當也素議歸

重仕官未嘗以過譎惟劾詆幸臣及坐小法左遷復見用以循吏
終始云自開元二十二年置京畿採訪處置等使用中丞盧奐為
之尚隱以大夫不充使永泰以後大夫王翊崔渙李油崔寧盧杞
乃為之

解琬魏州元城人舉幽素科中之調新政尉後自成都丞奏事稱
旨躡除監察御史以喪免武后顧琬習邊事迫追西撫羌夷琬因
乞終喪后嘉許之詔服除赴屯遷侍御史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
落以功擢御史中丞兼北廷都護西域安撫使琬與郭元振善宗
楚客惡之左授滄州刺史為政引大體部人順附景龍中遷御史
大夫兼朔方行軍大摠管前後乘邊積二十年大抵務農習戰多
為長利華虜安之景雲二年復為朔方軍大摠管分遣隨軍要籍
官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韋景駿普安令于處忠料三城兵省其
戍十萬人改右武衛大將軍兼檢校晉州刺州濟南縣男以老丐
骸骨不待報輒去優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準品給全祿壘

書勞問會吐蕃騷邊復召授左散騎常侍詔與虜定經界因詣輯
十姓降戶琬建言吐蕃不可以信約請調兵十萬屯秦渭間防遏
其姦是冬吐蕃果入寇爲秦渭兵擊走之俄復請老不許遷太子
賓客年八十餘開元五年終同州刺史

裴陽宋楊崔李解列傳第五十五

宗室宰相列傳第五十六

唐書一百三十一

宋初奉敕撰

李適之恒山愍王孫也始名昌神龍初擢左衛郎將開元中遷累通州刺史以辦治聞按察使韓朝宗言諸朝擢秦州都督徙陝州刺史河南尹其政不苛細為下所便玄宗患穀洛歲暴耗僞力詔適之以禁錢作三大防曰上陽積翠月陂自是水不能患刻石著功詔永王璘書皇太子瑛署領進御史大夫二十七年兼幽州長史知節度事適之以祖被廢而父象見逐武后時葬有闕至是丐陪瘞昭陵闕中記可襲冊典物焜照都邑行道為咨歎遷刑部尚書適之喜賓客飲酒至十餘不亂夜宴娛晝決事案無留辭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相累封清和縣公嘗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即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杜之知適之性疏信其言他日從容為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為愛已而薄適之不親於是皇甫惟明韋堅裴寬韓朝宗皆適之厚善悉為林甫所構得罪適之懼不自安乃上宰相求散職以太子少保罷欣然自以為免禍俄坐韋堅累貶宜春太守會御史羅希奭陰被詔殺堅等貶所州縣震恐及過宜春適之懼仰藥自殺

李峴吳王恪孫也折節下士長吏治天寶時累遷京兆尹玄宗歲幸溫湯旬
內巧供億以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揚國忠使客騫昂何盈適安祿山陰
事諷京兆捕其第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縊殺之祿山怒上書自言
帝懼變出峴為零陵太守峴為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百姓乃相與謠曰
欲粟賤追李峴尋徙長沙永王為江陵大都督假峴為長史至德初肅宗召
之拜扶風太守兼御史大夫明年擢京兆尹封梁國公乾元二年以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呂諲李揆第五琦同輔政而峴位望最舊事多
獨決諲等不平李輔國用權制詔或不出中書百司莫敢覆峴頓首帝前極
言其惡帝悟稍加檢制輔國由是謀行軍司馬然深銜峴鳳翔七馬坊押官
盜掠人天興令謝夷甫殺之輔國諷其妻使訴枉詔監察御史孫綦鞫之直
夷甫其妻又詐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卿權獻為三司訊
之無異辭妻不臣輔國助之乃令侍御史毛若虛覆按若虛委罪夷甫言御
史用法不端伯陽怒欲質讓若虛馳入自歸帝帝留若虛簾中頃伯陽等至
劾若虛傳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要尉權獻杜陽尉遂李暉嶺南
流綦播州峴謂責太重入言於帝曰若虛希旨用刑亂國法陛下信為重輕
示無御史臺帝怒李揆不敢爭乃出峴為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

入對帝曰峴欲專權耶乃去任毛若虛示無御史臺朕今出之尚恨法太寬擇木曰峴言直不敢專權陛下寬之祇益盛德耳代宗立改荆南節度知江淮選補使入為禮部尚書兼宗正卿乘輿在陝由商山走帝所還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至即敕吏撤榻又奏常參官舉才任諫官憲官者無限負不踰月為要近譖短遂失恩罷為太子詹事遷吏部尚書復知江淮選改檢校兵部尚書兼權州刺史卒年五十八初東京平陳希列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悉抵死帝意亦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文峴時為三司獨曰法有首有從情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推新意且羯胡亂常誰不凌汙衣冠奔亡各顧其生可盡責和陛下之親戚勲舊子若孫一日皆血鈇砧尚為仁恕哉書稱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况河北殘孽劫服官吏其人尚多今不開自新之路而盡誅之是堅叛者心使為賊致死因獸猶鬪况數萬人乎於是器與呂諲皆齟齬文吏操常議不及大體尚騰頰固爭數日乃見聽水冠蒙更生賊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峴力也峴兄峴嶧峴從上皇峴誦戴肅宗以勲力相高同時為御史大夫俱判臺事又合制封公而嶧為戶部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同居長興里第門列三戟

李勉字玄卿鄭惠王元懿曾孫父擇言累為州刺史封安德郡公以吏治稱張嘉貞為益州都督性簡貴接部刺史倨甚擇言守漢州獨引同榻坐講繹政事名重當時勉少喜學內沈雅外清整始調開封尉汴州水陸一都會俗厓錯號難治勉摧茲尖隱為有名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皆崇嗣皆闕坐笑語譁縱勉劾不恭帝數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遷司膳負外郎關東獻俘百將即死有歎者勉過問曰被脅而官非敢反勉入見帝曰寇亂之好半天下其欲澡心自歸無繇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騎完宥後歸者日至累為河東王思禮朔方河東都統李國貞行軍司馬進梁州刺史勉假王睥南鄭令睥為權幸所誣詔誅之勉曰方藉牧宰為人父母豈以讒殺良吏乎即拘睥為請得免睥後以推擇為龍門令果有名羌渾奴刺寇州勉不能守召為大理少卿然天子素重其正擢太常少卿欲遂柄用而李輔國調使下已勉不肯乃出為汾州刺史歷河南尹從江西觀察厲兵睦鄰平賊屯部人父病為蠱求厭者以木偶署勉名埋之掘治驗服勉曰是為其父則孝也縱不誅入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魚朝恩領國子監威寵震赫前尹黎幹諂事之須其入敕吏治數百人具以餉至是吏請勉不從曰吾候太學彼當見享軍容幸過府則脩具朝恩銜之亦不復至太學尋拜嶺南節度使番禺賊馮崇道

桂叛將朱濟時等負險為亂，殘十餘州。勉遣將李觀率容州刺史王翊討斬之。五嶺平，西南夷舶歲至，纜四五，譏視苛謹。勉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十餘。枕居官久，未嘗枚飾器用。車服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犀玳，投江中。時人謂可繼宋璟、盧奐。李朝隱部人叩關請立碑頌德。代宗許之。進工部尚書，封汧國公。滑亳節度使令狐彰且死，表勉為代從之。勉居鎮，且八年，以舊德方重，不威而治。東諸帥暴桀者皆尊憚之。田神玉死，詔勉節度汴宋，未行。汴將李靈耀反，魏將田悅以兵來叩汴，而屯勉與李忠臣馬燧合討之。淮西軍據汴北，河陽軍壁其東，大將杜如江、尹伯良與悅戰，匡城不勝，徙壘與靈耀合。忠臣將軍李重倩夜攻其營，與河陽軍合，譟賊不陣潰。悅走，河北靈耀奔韋城。為如江所禽，勉縛以獻，斬關下。既而忠臣專汴，故勉還滑臺。明年，忠臣為麾下所逐，復詔勉移治汴。德宗立，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為汴宋滑亳河陽等道都統。建中四年，李希烈圍襄城，詔勉出兵救之。帝又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接勉奏言：「賊以精兵攻襄城，而許必虛，令兵直持許，則襄圍解。」不待報，使其將唐漢臣與德信襲許，未至數十里，有詔詰讓。二將懼而還，次扈澗，不設備，為賊所乘，殺傷什五。輜械盡，上漢臣走，汴德信走，汝勉懼，東都危。復遣兵四千往戍，賊斷其後，不得歸。於是希烈自將攻勉，勉氣索嬰守累月，援

莫至哀兵萬人潰圍出東保睢陽興元元年勉固讓都統以檢校司徒平章事
召既見帝素服待罪詔不許勉內愧取充位而已不敢有所與貞元初帝起盧
杞為刺史袁高還詔不得下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
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時躡其對然自是益見疏居相三歲
辭位以太子太師罷卒年七十二贈太傅謚曰貞簡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
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
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位將相所得奉賜
悉遺親黨身沒無贏藏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為宗臣表禮賢下士有終始官引
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之遣戍兵常視其資糧春
秋存問家室故能得人死力善鼓琴有所自製天下寶之樂家傳譽泉韻
磬勉所愛者

李夷簡字易之鄭惠王元懿四世孫以宗室子始補鄭承德宗幸奉天朱泚外
示迎天子遣使東出關至華候使李翼不敢問夷簡謂曰泚必反向發幽隴
兵五千救襄城乃賊舊部是將追還耳上越在外召天下兵未至若凶狡還西
助泚送死危禍也請驗之翼馳及潼關果得召符白于關大將駱元光乃斬賊
使收偽符獻行在詔即拜元光華州刺史元光掠功故無知者夷簡弃官去擢

進士第中拔萃科調監田尉遷監察御史坐累下遷虔州司戶參軍九歲復為
殿中侍御史元和時至御史中丞京兆尹楊憑性鷙鷙始為江南觀察使冒沒于
財夷簡為屬刺史不為憑所礼至是發其貪贓賜臨賀尉夷簡賜金紫以
戶部侍郎判度支俄檢校禮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初貞元時取江西兵五百戍
襄陽制蔡右脅仰給度支後三死略盡而感取贖不置夷簡曰亦空支苟軍興可
乎奏罷之閱三歲徙帥劍南西川舊州刺史王顯積姦賊屬蠻恣畔去夷簡
逐顯占檄諭禍福蠻落復平始常臯作奉聖樂于頓作順聖樂常奏之軍中夷
簡輒廢去謂礼樂非諸侯可擅制語其屬曰我欲蓋前人非以詔戒後來十三
年召為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方叛裴度當國帝倚
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有以過度乃求外遷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為
淮南節度使穆宗立有司方議廟號夷簡建言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
有武功廟宜稱祖詔公卿禮官議不合止久之請老朝廷謂夷簡齒力可任不
聽以右僕射召辭不拜復以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明年卒年六
十七贈太子太保夷簡致位顯處以直自閑未嘗苟辭氣悅人歷三鎮家無產
貲病不迎醫將終戒毋厚葬毋事浮屠無禪神道惟識墓則已世謂行己能有終始者
○李程字表臣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也擢進士宏辭賦日五色造語警言拔士

流推之調藍田尉縣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京兆狀最遷監察御史召為翰林學士再遷司勳貞外郎爵渭源縣男德宗季秋出畋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袍不為順時朕欲改月謂何左右稱善程獨曰玄宗著月令十月始求不可改帝矍然止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為候程性嬾日過八塲乃至時號八塲學士元和三年出為隨州刺史以能政賜金紫服李夷簡鎮西川辟成都少尹以兵部郎中入知制誥韓弘為都統命程宣慰汴州歷御史中丞鄂岳觀察使還為吏部侍郎敬宗初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冲逸好宮室畋獵功用奢廣程諫曰先王以儉德化天下陛下方諒陰未宜興作願回所費奉園陵帝嘉納又請置侍講學士選名臣備訪問加中書侍郎進彭原郡公寶曆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為河東節度使徙河中召拜尚書左僕射俄檢校司空領宣武山南東道節度再為僕射先是元和長慶時僕射視事百官皆賀四品以下官荅拜大和四年詔不荅拜王涯竇易直行之自如程循其故不自安言諸朝御史中丞李漢謂不荅拜於禮太重文宗不許聽用大和詔書議者不善也程為人辯給多智然簡佚無儀檢雖在華密而無重望最為帝所遇嘗曰高飛之翮長者在前御朝廷羽翮也武宗立為東都留守卒年七十七贈太保謚曰繆子廓第進士累遷刑部侍郎大中中拜武寧節度使不能治軍補

闕鄭魯奏言新麥未登徐必亂既而果遂廓乃擢魯起居舍人

李石字中玉襄邑人神符五世孫元和中擢進士第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

有材略爲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大和中爲行軍司馬聽以兵北渡

河令石入奏占對華敏文宗異之府罷擢工部郎中判鹽鐵案令狐楚節度河

東引爲副使入遷給事中累進戶部侍郎判度支帝惡李宗閔等以黨相排背

公害政凡舊臣皆疑不用取後出孤立者欲懲刈之故李訓等至宰相訓誅死

乃擢石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石器雄遠當軸秉權亡所撓方

是時官寺氣盛陵暴朝廷每對延英而仇士良等往往斥訓以折大臣石徐謂

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爲之先士良等而縮不得對氣益奪搢紳賴

以爲彊亡日紫宸殿宰相進及陛下帝喟而嘆石進曰陛下之歎臣固未諭敢問

所從帝曰朕歎治之難也且朕即位十年不能得治本故前歲有疾今茲震

擾皆自取之夫託億兆之上不能以美利及百姓焉得久無事乎石曰陛下罪

已當然然責治太早雖十年孜孜養德適成爾天下治不治要自今觀之且人

之氣志雖賢聖猶有優劣故仲尼稱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陛下春秋少非起人間也

而知人情僞今自視何如即位時帝曰有間矣石曰古之聖賢必觀書以考察

往行然後成治功陛下積十年盛德日新然向所以疾矣震懼者天其固陛下

之志乎誠務修將來之政視太宗致昇平之期猶不爲晚帝曰行之得至乎石
曰今四海夷一唯登拔才良使小大各任其職愛人節用國有餘力下不加賦
太平之術也于時大臣新族死歲苦寒外情不安帝曰人心未舒何也石曰刑
殺太甚則致陰沴比鄭注多募鳳翔兵至今誅索不已臣恐緣以生變請下詔
尉安之帝曰善又問奈何致太平之難鄭覃曰欲天下治莫若恤人石即贊曰
恤之得術尚何太平之難陛下節用度去冗食簿最不得措其姦則百司治百
司治天下安矣帝戚然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即氣拂吾膺石曰治道
本於上而下罔敢不率帝曰不然張元昌爲左街副使而用金唾壺比坐事誅
之吾聞禁中有金鳥錦袍二晉玄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時時有之
石曰毛玠以清德爲魏尚書而人不敢鮮衣美食况天子獨不可爲法乎是時
宰相吏卒因內變多死詔江西湖南索募直助召士力石建言宰相左右天子
教化若徇正忘私宗廟神靈猶當祐之雖有盜無害也有如挾姦自欺植權
黨害正直雖加之防鬼得以誅無所事於召募請直以金吾爲衛帝嘗顧
鄭覃曰覃老矣當無妄試諭我猶漢何等主覃曰陛下文宣主也帝曰渠敢
望是石欲彊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之間而覃之對臣皆以爲非顏回匹夫
耳自比於舜陛下有四海春秋富當觀得失於前日引月長以齊堯舜奈何比

文宣而又自以爲不及惟陛下開肆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濟矣中人自
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謹走塵起百官或戰而騎臺省吏
稍稍遁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
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群無賴望南闕陰
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內使趣闔門君賞不從日入乃
止當是時非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開成赦令賜京畿一歲租停方鎮正至
端午三歲獻以其直代百姓配緡天下非藥物茗果它頁悉禁又罷宣索營造
帝曰朕務其實不欲事空文石以異時詔令天子多自踰之因請內置赦令一
通以時省覽臨遣十道黜陟使敕以政治根本與長吏奉行之乃盡病利俄
進中書侍郎帝嘗曰朕觀晉君臣以夷曠致傾覆當時卿大夫過邪石曰然古
詩有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也晝短苦夜長闇時多也何不秉
燭游勸之昭也臣願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焉聖不惑則安人疆國其庶乎又
言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貳仕進之塗塞奏請輒報罷東省開闢累月
南臺推一御史故兩河諸侯競引豪英士之喜利者多趨之用爲謀主故藩鎮日
橫天子爲旰食元和間進用日廣陛下嗣位推賢是咨士皆在朝廷彼疆宇甲
兵如故而低摧順屈者士不之助也帝曰天下之勢猶持衡然此首重則彼尾

輕矣其爲我博選士朕且用之石奏咸陽令韓遼治興成渠渠當咸陽右八里
左直求豐倉秦漢故漕渠成起咸陽抵潼關三百里無車輓勞則轅下牛盡可
耕求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然恐役非其時奈何帝曰以陰陽拘畏乎苟利於人
朕奚慮哉石用韓益判度支案以贓敗石曰臣本以益知財利不保其貪帝曰
宰相任人知則用過則棄謂之至公它宰相所用彊蔽其過此其私也三年正
月將朝騎至親仁里但盜發射石傷馬逸盜斫之坊門絕馬尾乃得脫天
子駭愕遣使者慰撫賜良藥始命六軍衛士三十人從宰相是日京師震恐百
官造朝繞十石因卧家固辭位有詔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爲荆南節度使始訓
注亂權歸闈暨天子畏僞幾不立石起爲相以身徇國不卹近倖張權綱欲彊
王室收威柄而仇士良疾之將加害帝知其然而未爲之遂罷去遣日饗食齊都
闕士人恨憤石讓中書侍郎換檢校兵部尚書它不聽會昌三年檢校司空徙
節河東會伐潞詔以太原兵助王逢軍榆社石起橫水戍千五百人令別將楊
弁領之常曰軍興人賜二縑治壯會財匱而給以半士怨又促其行弁乘隙激
衆以亂還兵逐石出之詔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俄檢校吏部尚書即拜留守
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弟福字能之大和中第進士楊嗣復領劔南辟
幕府崔郾輔政兼集賢殿大學士引爲校理調藍田尉後石當國薦福可任治

人繇監察御史至戶部郎中累歷州刺史進諫議大夫大中時党項羗震擾議者以將臣貪牟產虜怨議擇儒臣治邊乃授福夏綬銀節度使宣宗臨軒諭遣福以善政聞徙鎮鄭滑再遷兵部侍郎判度支出為宣武節度使入遷戶部尚書會蠻侵蜀詔福持節宣撫即拜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蠻戰敗績貶斬王傳分司東都僖宗初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就拜留守改山南東道節度使王仙芝寇山南福團訓鄉兵邀險須之賊不敢入轉略岳鄂以逼江陵節度使楊知溫求援於福乃自將州兵率沙陀壯騎五百赴之賊已殘工陵郛而聞福至乃走以勞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朝以太子太傅卒

○李回字昭度新興王德良六世孫本名躔字昭回避武宗諱改焉長慶中擢進士第又策貶良方正異等辟義成淮南幕府稍遷監察御史累進起居郎李德裕雅知之為人彊幹所蒞無不辦絲職方員外郎判戶部案四遷中書舍人會昌中以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時方伐劉稹武宗慮河朔列鎮陰相締以撓兵事德裕薦回持節往諭何弘敬王元逵以澤潞灞京洛非若河北三鎮國家許世以壤地傳子孫者且稹父子無功恃誼理上以邢洛磁三州與河北比境用軍莫便魏鎮且王師不欲輕出山東請公等取三州報天子二將聽命又張仲武以幽州兵攻回鶻而與劉沔不協回至諭以大義仲武釋然即合太原軍

攻潞復以回為使督戰至蒲東王宰石雄囊鞬謁道左回不施行顧左右呼
直史責破賊限牒宰等震恐期旬取潞否則死之未及期二日賊平以戶部
侍郎判戶部事俄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宗崩為山陵使遷門下
侍郎兼戶部尚書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使以與德裕善決吳湘獄時回為中丞
坐不糾擿貶湖南觀察使俄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給事中還制謂責回薄
遂貶賀州刺史徙撫州長史卒大中九年詔復湖南觀察使贈刑部尚書
贊曰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國也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諛幾
亡天下李程知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材稱職號賢宰相秦隋棄親侮賢
皆二世而滅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道嚮食國長久嗚呼盛歟

列傳第五十六

劉吳韋蔣柳沈列傳第五十七

唐書一百三十二

宋 祁 奉 敕 撰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為授古文尚書業未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竒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右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譏每歲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妾受不為中妾施不為惠今羣臣无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推枕脫之謔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玄悼士无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足矣子玄與徐堅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秘書少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脩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无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唯漢東觀集群儒纂述无主條章不建

博藏書印

并

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荀袁家自為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
不斷頭白可期汗青无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
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為廣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
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儻示褻貶
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讎貴族常人之情不能无畏三不
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
記類稟監脩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今能畧者不肯指授
脩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礼至忠
得書悵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玄
脩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
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又嘗自比楊
雄者四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為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為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
你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為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你解嘲吾亦你釋蒙雄少
為范滂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為必覆醬詭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
價其自感槩如此子玄內負有所未及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
上推漢為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躡曾孫居巢侯般不

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嘗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
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里遠太子左
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管著衣冠乘馬子玄議
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為駢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即輒輕乘馬則
御史劾治顏延年罷官乘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熟服之明驗今
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
馬比法駕所幸侍臣皆馬上朝服且冠履惟可配車故博帶衣革履高冠是車中
服轆而銚跣而鞍非唯不師於古亦自取驚流俗馬逸人顛受嗤行路太子從之
因著為定令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尊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
其謬當以古文為正易无子夏傳老子書无河上公注請在王弼學宰相宋璟等
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惟子夏易
傳請罷詔可會子貺為太樂令抵罪子玄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
十一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
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无才猶
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无學猶巧匠無榱桷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審書使
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篤論子玄善持論辯據明銳視諸儒皆

出其下朝有論者輒豫歿後帝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
謚曰文六子貺餗彙秩迅廻

貺字惠卿好學多所通解子玄卒有詔訪其後擢起居郎歷右拾遺內供奉
獻續說苑十篇以廣漢劉向所遺而刊落怪妄貺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
皆舉謚後人追脩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一
篇錄上筮事與左氏合知按春秋經傳而為也因著外傳云子滋決

滋字公茂通經術喜持論以蔭歷漣水令楊綰薦材堪諫官累授左補闕久之
去養親東都河南尹李廙奏補功曹母喪解服除以司勳員外郎判南曹勤職奉
法進至給事中興元元年以吏部侍郎知南選時大盜後旱蝗相仍吏不能詣
京師故命滋至洪州調補以振職聞貞元二年擢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為相无所設施廉抑畏慎而已明年罷又明年復為吏部侍郎遷尚書會
御史中丞韋貞伯劾奏吏選不實淹覆疏舛吏因得為姦詔與侍郎杜黃裳奪
階卒贈陝州大都督謚曰貞俠亦有李柎生子敦儒家東都母病狂易非醫掠人
不能安左右皆去敦儒日侍疾躄常流血母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為痛隱留
守韋夏卿表其行詔標闕于閭元和中權德輿復薦之乃授左龍武軍兵曹參
軍分司東都在母喪毀瘠幾死時謂劉孝子後為起居郎達礼好古有祖風云

鍊字鼎卿天寶初歷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終右補闕父子三人更位史官著史例頗有法彙左散騎常侍終荆南節度使子贊以蔭仕爲鄆丞杜鴻漸自劔南還過鄆尉驛豐給楊炎薦彙名儒子擢浙西觀察判官炎入相進歙州刺史政幹疆濟野媪將爲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察使韓滉表贊治有異行加金紫徙常州滉輔政分所統爲三道以贊爲宣州刺史都團練觀察使治宣十年贊卒无學弟以剛猛立威官吏重足一迹宣旣富饒卽厚斂厲貢奉以結恩又不能訓子皆驕傲不度素業衰矣卒贈吏部尚書諡曰劬迴以剛直稱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佐江淮轉運使時新更安史亂迴餽運財賦力于職大曆初爲吉州刺史治行尤異累遷給事中

秩字祚卿開元末歷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稍遷憲部員外郎坐累下除隴西司馬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關楊國忠欲奪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繫不可忽房瑄見其書以比劉更生至德初遷給事中久之出爲閬州刺史貶撫州長史卒所著政典止戈記至德新議等凡數十篇

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常寢疾房瑄聞憂不寐曰捷卿有不諱天理欺矣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今黃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上元中避地安東卒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

吳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惟與魏元忠朱敬則游二人者當路薦兢才堪論議詔直史館脩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神龍中改右補闕節閔太子難姦巨誣構安國相王與謀朝廷大恐兢上言文明後皇運不殊如帶陛下龍興恩被骨肉相王與陛下同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宣之極法相王仁孝遭荼苦哀毀以陛下為命而自託於手足若信邪佞委之於法傷陛下之恩失天下望友朋股肱獨任膏臆可為寒心自昔翦伐宗支委任異姓未有不亡者秦任趙高漢任王莽晉家自相魚肉隋室猜忌子弟海內糜沸驗之覆車安可重跡且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游竭子弟國之根源可使枯竭哉皇家枝幹夷芟略足陛下即位四年子弄兵被誅子以罪謫去惟相王朝夕左右斗粟之刺蒼蠅之詩不可不察職陛下全常棟之恩慰南極之心天下幸甚累遷起居郎與劉子玄徐堅等竝職玄宗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羣臣畏伏兢慮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食陛下祿不敢避身危之禍比見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賜東帛而已未嘗蒙召見被拔擢其忤旨則朝堂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諫古者設誹謗木欲聞已過今封事謗木比也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无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傳相視怪愕夫漢高帝赦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帝受劉毅桓靈之譏况陛下詔達大度不

能容此狂直耶夫人主居尊極之位顯生殺之權其為威嚴峻矣開情抱納諫諍
下猶懼不敢盡祭何以為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之故鄭人欲毀鄉校而子產不
聽也陛下初即位猶有褚无量張廷珪韓思復辛替否柳澤袁楚客等數上疏
爭時政得失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諫者頓少是鵲巢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臣
誠恐天下骨鯁士以謹言為戒撓直就曲斷方為利偷合苟容不復能盡節忘身
納君於道矣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朝有
諷諫猶髮之有梳猛虎在山林藜藿為之不采忠諫之有益如此自古上聖之
君恐不聞己過故堯設諫鼓禹拜昌言不肖之主自謂聖智拒諫害忠桀殺閔龍
逢而滅於湯紂殺王子比干而滅於周此其驗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
罔不亡人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將亡必先不甘忠諫之說嗚呼惟陛下深
監于茲哉隋煬帝驕矜自負以為堯舜莫己若而諱言增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
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欲開一言不敢發因五月五日獻古丈尚書帝以為訛
已即除名蕭瑀諫无伐遼出為河西郡守董純諫无幸江都就獄賜死自是蹇諤
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孫勦絕為天下笑太
宗皇帝好悅至言時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劉洎馬周褚遂良杜正
倫高季輔咸以切諫引居要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為難如文人巧工自謂己長

若使達者大匠詆訶商略則蕪辭拙跡見矣天下萬機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善今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鑑照形美惡畢見當是時有上書益於政者皆黏寢殿之壁坐望卧觀雖狂瞽逆意終不以為忤故外事必聞刑戮幾措禮義大行陛下何不遵此道與聖祖繼美乎夫以一人之意綜万方之政明有所不燭智有所不周上心未諭於下情未達於上伏惟以虛受人博覽兼聽使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關四門明四目也其能直言正諫不避死亡之誅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次則失之東隅冀得之桑榆矣尋以母喪去官服除自陳脩史有緒家貧不能具紙筆願得少祿以終餘功有詔拜諫議大夫復脩史睿宗崩實錄留東都詔兢馳驛取進梓宮以父喪解宰相張說用趙冬曦代之終喪為太子左庶子開元十三年帝東封太山道中數馳射為樂兢諫曰方登岱告成不當逐狡獸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明年六月大風詔羣臣陳得失兢上疏曰自春以來亢陽不雨乃六月戊午大風拔樹壞居人廬舍傳曰敬德不用耿災旱上下蔽隔庶位踰節陰侵於陽則旱災應文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壞木風陰類大臣之象恐陛下左右有姦臣擅權懷謀上之心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故曰人主與人權猶倒持太阿授之以柄夫天降災異欲人主感悟願深察天變杜絕其萌且陛下承天后和帝之亂府庫未充冗員尚繁戶口流散法出多

門賅謁大行趨競彌廣此敵未革寔陛下庶政之闕也臣不勝惓惓願斤屏群小
不為慢游出不御之女戚不急之馬明選舉慎刑罰杜僥倖存至公雖有旱風之
變不足累聖德矣始兢在長安景龍間任史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貴
朋佞釀澤浮辭事多不實兢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是丐官筆札
冀得成書詔兢就集賢院論次時張說罷宰相在家脩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
詔兢等赴館撰錄進封長垣縣男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以史草自隨蕭
嵩領國史奏遣使者就兢取書得六十餘篇累遷洪州刺史坐累下除舒州天
寶初入為怕王傳雖年老衰僂甚意猶願還史職李林甫嫌其衰不用卒年八
十兢叙事簡核號良史晚節稍踈悟時人病其太簡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右實
錄叙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勵苦切故轉
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
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
者歎其直說屢以情慚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韋述弘機曾孫家厨書二十卷述為兒時誦憶略徧父景駿景龍中為肥鄉
令述從到官元行冲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
書不知寢食行冲異之試與語前世事孰復詳諦如拍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

冲曰外家之寶也舉進士時述方少儀質陋伉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篇恨未畢亡唯命之問曰本求茂才乃得遷固遂上第開元初為櫟陽尉秘書監馬懷素奏述與諸儒即秘書續七志五年而成述好譜學見柳冲所撰姓族系錄每私寫懷之還舍則又繕錄故於百氏源流為詳乃更撰開元譜二十篇累除右補闕張說既領集賢院薦述為直學士遷起居舍人從封太山奏東封記有詔褒美先是詔脩六典徐堅構意歲餘歎曰吾更脩七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六官領其屬事歸於職規制遂定初令狐德象吳兢等撰武德以來國史皆不能成述因二家參以後事遂分紀傳又為例一篇嵩欲蚤就復奏起居舍人賈登著作佐郎李銳助述細績述成文約事詳蕭穎士以為誰周陳壽之流改國子司業充集賢學士累遷工部侍郎封方城縣侯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唐榮利為人純厚長者當世宗之接士無貴賤與均著書一萬卷皆手校定黃墨精謹內秘書不逮也古草隸帖秘書古器圖譜無不備安祿山亂剽失皆盡述獨抱國史藏南山身陷賊污偽官賊平流渝州為刺史薛舒所困不食死唐德初甥蕭直為李光弼判官詣闕奏事稱旨因理述蒼卒犇逼能存國史賊平盡送史官于休烈以功補過直蒙恩宥有詔贈右散騎常侍韋氏之顯者孝友詞學則承慶嗣立遂

音樂有萬石達禮儀則叔夏史才博識有述所著書二百餘篇行於時弟道
迪學業亦亞述與道對為學士與迪並禮官擢紳高之時趙冬曦兄弟亦各有名
張說嘗曰韋趙兄弟人之杞梓云

蔣乂字德源常州義興人徙家河南祖環開元中弘文館學士父將明天寶末辟
河中使府安祿山反以計佐其帥全并潞等州兩京陷被拘乃陽狂以免虜王巨
引致幕府歷侍御史擢左司郎中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乂性銳敏七歲時見
庾信哀江南賦再讀輒誦外祖吳兢位史官乂幼從外家學得其書博覽彊記
逮冠該綜羣籍有史才司徒揚館尤稱之將明在集賢值兵興圖籍散舛白
宰相請引乂入院助力整比宰相張鎰亦竒之署集賢小職乂料次踰年各以
部分得善書二萬卷再遷王屋尉充太常禮院脩撰貞元九年擢右拾遺史
館脩撰德宗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命之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
占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為左衛將軍許主下降乂上疏以為墨緣禮本緣
金華未有奪喪尚主者繆鑿典禮違人情不可為法帝令中使者諭茂宗之母
之請乂意殊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而婚不為少對曰俚室窮人子旁
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當婚皆使有
司循典故母用俗儀公主春秋少待年不為晚請茂宗如禮便帝曰更思之會

太常博士韋彤裴堪諫曰婚禮主人几筵聽命稱事立文謂之嘉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久痛甚者愈遲二十五月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也故夫義婦聽父慈子孝昔魯侯改服晉襄墨緣緣金革事則有權變安有釋縗服不冕裳去聖室行親迎以凶瀆嘉為朝廷喪法疏入帝迂其言促行前詔然心嘉又有守十八年遷起居舍人轉司勳復外皆兼史任帝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頽剝題文漫缺行纒數字命錄以問宰相無能知者遽召又至答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帝前口以誦補不失一字帝歎曰雖虞世南默寫列女傳不是過會詔問神策軍建置本末中書討求不獲時集賢學士甚眾悉亡以對乃訪又一條據甚詳宰相高郢鄭珣瑜歎曰集賢有人哉明日詔兼判集賢院事父子為學士儒者榮之順宗既薨議桃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相問又曰中宗即位春秋已壯而母后篡奪以移神器賴張柬之等國祚再復蓋曰反正不得為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為中興漢光武晉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不可為不遷主有司疑曰五王有安社稷功若遷中宗則配饗永絕又曰禘祫功臣乃合食太廟中宗廟雖毀而禘祫並陳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初一也由是遷廟遂定遷兵部郎中與許孟容韋貫之刪正制敕三十篇為開元

格後敕李錡誅詔宗正一房屬籍宰相召又問一房自大功可乎答曰大功錡之從父昆弟其祖神通有功配饗於廟雖裔孫之惡而忘其勳不可自其者可乎曰其有者錡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今以錡連坐不可執政然之故罪止錡及子息無旁坐者未幾改秘書少監復兼史館脩撰與獨孤郁韋處厚脩德宗實錄以勞遷右諫議大夫裴垕兪宰相而李吉甫惡垕以嘗監脩故授又太常少卿久之遷秘書監累封義興縣公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諡曰懿又在朝廷久居史職二十年每有大政事議論宰相未能決必咨訪之又據經義或推置草以參時事其對允切該詳初以是被遇終亦忤貴近介介不至顯官然資資負樸直遇權臣秉政輒數歲不遷嘗躋裴延齡罪惡及拒王叔文當世高之結髮志學老而不厭雖甚寒暑卷不釋于前故能通百家學尤明前世沿革家藏書至萬五千卷初名武憲宗時因進見請曰陛下今日偃武脩文羣臣當順承上意請改名又帝悅時討王承宗兵方罷又恐天子銳於武亦因以諷它日帝見侍御史唐武曰命名固多何必曰武又既改之矣更曰慶群臣乃知帝且厭兵云又論撰百餘篇五子係伸偕知名仙佶皆位刺史

係善屬文得父典寶大和初授昭應尉直史館明年拜右拾遺史館脩撰與沈傳師鄭幹陳夷行李漢參撰憲宗實錄轉右補闕宋申錫被誣文宗怒甚

係與左常侍崔玄亮弟立苦諍申錫得不死歷膳部員外禮兵三部郎中皆
兼史職開成未轉諫議大夫宰相李德裕惡李漢以係友婿出為桂管觀察
使人安其治復坐漢貶唐州刺史宣宗立召為給事中集賢殿李士判院事
轉吏部侍郎歷興元鳳翔節度使懿宗初拜兵部尚書以弟伸位丞相懇辭乃
檢校尚書右僕射節度山南東道封淮陽郡公徙東都留守卒子暉字耀之咸
通末由進士第署鄂岳團練判官除虞工二部員外改起居郎黃巢之難曙
闔門無噍類以是絕意仕進隱居沈痛中和二年表請為道士許之

伸字大直第進士大中二年以右補闕為史館脩撰轉駕部郎中知制誥白
敏中領邠寧節度表伸自副加右庶子入知戶部侍郎九年為翰林李士進承
旨十年改兵部侍郎判戶部宣宗雅信愛伸每見必咨天下得失伸言比爵賞稍
易人且偷帝愕然曰偷則亂矣伸曰否非遽亂但人有覲心亂由是生帝嗟嘆
伸二起三留曰它日不復獨對御矣伸不諭未幾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踰四月解戶部加中書侍郎懿宗即位兼刑部尚書監脩國史咸通二年出為
河中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宣武俄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七年用為
華州刺史再遷太子大傅表乞骸骨以本官致仕卒贈大尉

偕以父任歷右拾遺史館脩撰轉補闕王客郎中初柳芳作唐曆大曆以後闕

而不錄宣宗詔崔龜從韋澳李荀張彥遠及偕等分年撰次盡元和以續古系
遷太常少卿大中八年與盧耽牛叢王溥盧告撰次文宗實錄蔣氏世禪儒唯
伸及係子兆能以辭章取進士第然不為文士所多三世踵脩國史世稱良筆
咸去蔣氏日曆天下多藏焉

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由永寧尉直史館肅宗詔芳與韋
述綴輯吳兢所次國史會述死芳緒成之興高祖訖乾元凡百三十篇叙天寶
後事棄取不倫史官病之上元中坐事徙黔中後歷左金吾衛騎曹參軍
史館脩撰然芳篤志論著不少選志厭承宓亂史籍淪缺芳始謫時高力士亦
貶巫州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具識本末時國史已送官不可追
刊乃推衍義類倣編年法為唐曆四十篇頗有異聞然不立諱貶義例為諸
儒譏訛改右司郎中集賢殿學士卒子登冕

登字成伯淹貫群書年六十餘始仕官元和初為大理少卿與許孟容等刊
正敕格以病改右散騎常侍致仕卒年九十餘贈工部尚書

子璟字德輝寶曆初第進士宏詞三遷監察御史時郊廟告祭吏部以雜品攝
上公璟據開元元和詔書太尉以宰相攝事司空司徒以僕射尚書師傅攝餘
司不及差限請如舊制從之累遷吏部員外郎文宗開成初為翰林學士初芳亦

恭中按宗正誥斷自武德以昭穆系承撰永泰新譜二篇環因召對帝歎新譜
詳悉詔環擴撰永泰後事綴成之復為十篇戶部供筆札稟料遷中書舍人武
宗立轉禮部侍郎環為人寬信好接士稱人之長游其門者七日且顯於世會昌
二年再主貢部坐其子招賄貶信州司馬終郴州刺史

冕字敬叔博學富文辭且世史官父子並居集賢院歷右補闕史館脩撰坐善
劉晏貶巴州司戶參軍還為太常博士昭德王皇右崩冕與張薦議皇太子
宜依晉魏卒哭除服左補闕穆質請依禮替而除冕議見用德宗既親郊重慎祠
事動替典禮冕以吏部郎中攝太常博士與薦及司封郎中徐岱倉部郎中陸
質脩飭儀矩帝疑郊廟每升輒去劔履及象劔尺寸祝語輕重冕據禮以對卒
末詳明天子嘉異父之以論議勁切執政不善出為婺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中丞
福建觀察使自以父疏屢又性躁狃不能無恨乃上表乞代且推明朝觀之意曰
臣竊感江漢朝宗之誼鹿鳴君臣之讜頌聲之作王道本始國家自兵興不遑議
禮方牧未朝謹樂久缺臣限一坊之制例無不朝集自不覩朝廷之禮耳不聞宗
廟之樂足不踐軒墀之地十有二年于茲矣夫朝會禮之本也唐虞之制羣石四
朝以明黜陟商周之盛五歲一見以考制度漢法三載上許以會課最聖唐穆古
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許京師十一月禮見會尚書省應考績事元

日陳真集集於考堂唱其考第進賢以興善簡不肖以黜惡自安史亂常始有專地四方多故始有不朝戎臣恃險或不悔過臣忝牧圉之寄憤不朝之臣思一入覲率先天下使君臣之義親而不疏朝覲之禮廢而復舉誠恐負薪蓋先朝露覲禮不展臣之憂也比聞諸將帥亡歿者衆臣自憚何德以堪久長鄉國人情之不忘也闕庭臣子所戀也朝覲國家大禮也三者臣之大願表累上其辭哀切德宗許還會冕奏聞中本南朝畜牧地可息羊馬置牧區於東越名萬安監又置五區於泉州悉索部內馬驢牛羊合萬餘游畜之不經時死耗略盡復調充之民間怨苦坐政無狀代還卒贈工部尚書

沈既濟蘇州吳人經學該明吏部侍郎楊炎雅善之既執政薦既濟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脩撰初吳兢撰國史為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為則天皇后進以彊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為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誼無名宜曰相王末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亡廟天命革矣今以周厠唐列為帝紀考于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右前而叙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為負漢約無遽鼎革命事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尚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况中宗以始年即

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闕而列爲二紀曾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太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其事改其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謚開元冊命而右之名不易今祔陵配廟皆以右禮而獨承統于帝是有司不時正失先旨若右姓名諱才藝智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德宗立銳于治建中二年詔中書閣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以見官故官若同正試攝九品以上者視品給俸至稟餘幹力什器館宇悉有差權公錢收子贍用度既濟諫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煩不患貧少患不問不患無人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十員日止兩人待對缺員二十一員未補若謂見官不足與議則當更選其若廣聰明以收淹滯先補其缺何事官外置官夫置錢取息有司之權制非經治法今置員三十大抵費月不減百萬以息準本須二十萬得息百萬配戶二百又當復除其家且得入流所損尤甚今關輔大病豈言百司息錢毀室破產積府縣未有以葦且計天下財賦耗數大者唯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它費十不當二者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軸空虛何則四方形勢兵未可去資費雖廣不獲已爲

之又益以閑官冗食其弊奈何藉舊而置猶可若之何加焉事遂寢矣得罪既濟坐貶剡州司戶參軍後入朝位禮部員外郎卒擢建中實錄時稱其能子傳師傳師字子言材行有餘能治春秋工書有楷法少為杜佑所器貞元末舉進士時給事中許孟容禮部侍郎權德輿樂挽轂士號權許德輿稱之於孟容子要言曰我故人子盍不過我傳師往見謝曰聞之丈人脫中第則累公舉矣故不敢進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賢誼子不可使子因舊見我遂擢第德輿門生七十人推為顏子復登制科授太子校書郎以鄆尉直史館轉左拾遺左補闕史館脩撰遷司門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為學士改中書舍人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為宰相且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帝遣中使敦召李德裕素與善開曉諄切終不出遂以本官兼史職俄出為湖南觀察使方傳師與脩憲宗實錄未成監脩杜元穎因建言張說令孤岨在外官論次國書言今葦史殘課請付傳師即官成之詔可寶曆二年入拜尚書右丞復出江西觀察使徙宣州傳師於吏治明吏不敢罔慎重刑法每斷獄召幕府手處輕重盡公另論決首擇郵吏尹倫遲魚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始吾出長安誠倫曰可闕事不可多事倫如是足矣故所莅以廉靖聞入為吏部侍郎卒生五十九贈尚書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

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固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實杜牧極當時選之治家不威嚴閨門自化兄弟子姓屬無親疏衣服飲食如一問餉姻家故人怒無儲錢粥甯宅以葬子詢守誠之亦能文辭會昌初第進士補渭南尉累遷中書舍人出為浙東觀察使除戶部侍郎判度支咸通四年為昭義節度使治尚簡易人皆便安奴私侍兒詢將戮之奴懼結牙將為亂夜攻詢滅其家贈兵部尚書左散騎常侍劉潼代為節度馳至刺奴心祭其靈座贊曰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然垂三百年業鉅事叢簡策罕繁其間巨盜再興圖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雖論著之人隨世東掇而疏舛殘餘本末顛倒故聖主賢臣叛人佞子善惡汨汨有所未盡可為永悼者矣又舊史之文猥釀不綱淺則入俚簡則及漏寧當時儒者有所諱而不得騁耶或因淺仍俗不足於文也亦有待于後取當而行遠耶何知幾以求之訶古人而拙於用已歟自韓愈為順宗實錄議者闕然不怠卒竄定無完篇乃知為史者亦難言之游夏不能措辭於春秋果可信已

列傳第五十七

二郭兩王張牛列傳第五十八

唐書二百三十三

宋祁奉

敕撰

郭虔瓘齊州歷城人開元初隸軍閭遷累右驍衛將軍兼北廷都護金山道副大揔管明年突厥默啜子同俄特勒圍北廷虔瓘飭壘自守同俄單騎馳城下勇士徂道左突斬之虜士酋長相率而降請悉軍中所資贖同俄死聞已斬舉軍慟哭去虔瓘以功授冠軍大將軍安西副大都護封潞國公建募關中兵萬人擊餘寇遂前功有詔募士給公乘在所續食將作大匠草湊上言漢彼募族以實關中今畿輔戶口逋耗異時戎虜入盜于壯悉行不宜更募驍勇以空京甸資荒服萬人所過遞馱熟糗糗食六千里州縣安所供億秦隴以西多沙磧少居人若何而濟縱有克獲其補幾何儻替天誅則諉大事不省既而虔瓘果不見虜還遷涼州刺史河西節度大使進右威衛大將軍四年秦家奴八人有戰功求為游擊將軍宰相劾其恃功亂綱紀不可聽罷之陝王為安西都護詔虔瓘為副虔瓘與安撫招慰百姓可汗使阿史那獻數持異文訴諸朝玄宗遣左衛中郎將王惠賚詔書諭解曰朕聞師克在和不在衆以虔瓘獻宿將當捨嫌窒隙戮力國家自開西鎮列諸軍戎有定區軍有常額卿等所統蕃漢雜之在乎善用何必加募或云突騎施圍石城獻

所致也葛邏祿稱兵虔瓘所沮也大將不恟小人以逞何功可圖昔相如能
誑廉頗寇恂不吝賈復宜各曠然終承朕命今賜帛二千段及佗珍噐俾諒
朕意虔瓘奉詔久之卒軍中以張孝嵩為安西副都護孝嵩偉安貌及進士
第而慷慨好兵在安西勸田訓士府庫盈饒徙太原尹卒以黃門侍郎杜暹代
郭知運字逢時瓜州晉昌人長七尺援臂虎口以格鬪功累補秦州三度府
果毅從郭虔瓘破突厥有功加右驍衛將軍封介休縣公吐蕃將分達延乞
力徐寇渭源盜牧馬詔知運與薛訥王駿等相犄角敗之進階冠軍大將軍
兼臨洮軍使封太原郡公賜賚萬計徙隴右諸軍節度大使鄯州都督突厥
降戶阿悉爛跌田泰率眾叛執單于都護張知運詔以朔方兵追擊至黑
山呼延谷敗之虜棄仗走取副都護還詔知運兼隴右經略使營柳城開元
五年大破吐蕃獻俘京師明年復出將輕兵丙夜至九曲獲精甲名馬羣牛
甚眾既獻獲詔分賜文武五品以上清官及朝集使三品者進兼鴻臚卿攝
御史中丞六州胡康待賓反率王駿討平之拜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賜
金帛九年卒于軍年五十五贈涼州都督知運屯西方戎夷畏憚與王君奭
功名略等時號王郭帝詔中書令張說紀其功於墓碑上元中配饗太公廟
永泰初謚曰威子英傑英又英傑字孟武為左衛將軍幽州副摠管開元二

十三年長史薛楚玉遣英傑與裨將吳克勤烏知義羅守忠帥萬騎及奚衆討契丹中榆關契丹酋長可突于拒戰都山下奚衆貳官軍不利知義守忠引麾下遁去英傑克勤力戰死其下尚六千人殊死戰虜示以英傑首終不屈師遂殲

英字元武以武勇有名河隴間累遷諸衛員外將軍哥舒翰見之曰是當代吾節制者祿山亂拜秦州都督隴右採訪使賊將高高擁兵入汧隴英又偽勞之且且饗既而伏兵發盡虜其衆至德二年加隴右節度使召還改羽林軍大將軍掌衛兵以喪去職史思明陷洛陽謀掠陳蔡詔英又統淮南節度兵賊叩陝虢又改陝西節度潼關防禦使進御史大夫兼神策軍節度使代宗即位以檢校戶部尚書兼大夫雍王率諸將討賊洛陽留英又殿于陝東都平權知留守無檢御才其麾下與朔方回紇遂大掠都城及鄭汝環千里無居人以功實封三百戶召拜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日驕蹇為侈汰陰事宰相元載以久其權未幾嚴武死成都乃拜劍南節度使自以有內主故肆志無所憚初玄宗在蜀時舊宮為道士祠治金作帝象盡繪乘輿侍衛每尹至先拜祠後視事英又愛其地勝選輞壞繪像自居之衆始不平又教女伎乘驢擊毬鈿鞍寶勒及心服用日無慮數萬費以資倡樂未嘗問民間

事為政苛暴人以目相謂怨崔寧不已同也出兵襲寧不克寧因人之怨率麾下五千直擣成都英又拒戰眾皆反戈內攻乃奔簡州次靈池普州刺史韓澄斬首送寧遂屠其家

王君奐字威明瓜州常樂人初事郭知運為別奏累功至右衛副率知運卒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右羽林軍將軍判涼州都督事開元十四年吐蕃酋悉諾邏寇大斗拔谷君奐聞其怠率秦州都督張景順乘冰度青海龍破之以功遷大將軍封晉昌縣伯拜其父壽為少府監聽不事君奐凱旋玄宗宴君奐及妻夏於廣達樓賜金帛夏亦自以戰功封武威郡夫人俄而吐蕃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壽殺居人取資糧進攻玉門軍使人斬君奐曰將軍常自以忠勇今不一進戰奈何君奐登陴西向哭兵不敢出初涼州有回紇契苾魚結渾四部世為酋長君奐微時數往來為所輕及節度河西回紇等頗鞫鞅取為下君奐怒數督過之既怨望潛遣人至東都言狀君奐間驛奏四部有叛謀帝使人即訊回紇不能自直於是瀚海大都督回紇承宗流灤州渾大得流吉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明流藤州盧山都督魚結歸國流瓊州而承宗黨瀚海州司馬護輸等益不平思有以復怨會吐蕃使間道走突厥君奐率騎至肅州掩取之還至甘州護輸疽發奪君奐節殺左右親吏

剖其心曰是始謀者君奭引帳下力戰兵盡乃死輸欲以尸奔吐蕃追兵至乃棄尸去帝痛惜之贈特進荊州大都督以喪還京師官護其葬詔張說刻文墓碑帝自書以寵之始吐蕃寇瓜州分遣莽布支攻常樂令賈師順乘城守俄而瓜州陷悉諾邏并兵攻之數日虜衆有烟家在城中使夜見師順曰州已失守虜悉衆來孤城渠可久不早降以全噍類乎師順曰吾受天子命守此義不可下賊數日又說師順曰明府不降吾衆且還宜有以贈我師順請脫士卒衣襦悉諾邏知無有乃夜徹營去毀瓜州城師順開門收器械復完守備吐蕃果使精騎還襲見有備乃去以功遷鄯州都督隴右節度使師順岐州人終左領軍將軍

張守珪陝州河北人安幹環壯慷慨尚節義善騎射以平樂府別駕從郭虔瓘守北庭突厥侵輪臺遣守珪往援中道逢賊苦戰斬首千餘級禽胡斤一人開元初虜復攻北庭守珪從僂道奏事京師因上書言利害請引兵出蒲昌輪臺擊賊再遷幽州良杜府果毅時盧齊卿為刺史器之引與共榻坐謂曰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為國重將頌以子孫託可僚屬相期邪稍遷建康軍使王君奭死河西震懼詔以守珪為瓜州刺史黑離軍使督餘衆完故城版築方立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創痍之餘詎可矢石相確湏權以勝之

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於是脩復位署招流允使復業有詔以瓜州爲都督府即詔守珪爲都督州地沙堵不可執常儲雪永溉田是時渠塲爲虜毀材木無所出守珪密禱于神一昔水旱至大木數千章塞流下因取之脩復堰防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紀事遷鄯州刺史隴右節度使徙幽州長史河北節度副大使俄加採訪處置等使契丹奚連年梗邊牙官可突于胡有謀者前長史趙含章薛楚玉等不能制守珪至每戰輒勝虜遂大敗帝喜詔有司告九朝契丹酋屈刺及突于恐懼乃遣使詐降守珪得其情遣右衛騎曹王悔詣部計事屈刺無降意從帳稍西北密引突厥衆將殺悔以叛契丹別帥李過折與突于爭權不叶悔因間誘之夜斬屈刺及突于盡滅其黨以衆降守珪次紫蒙川大閱軍實賞將士傳屈刺突于首於東都二十二年入見天子會藉田畢即酺燕爲守珪飲至帝賦詩寵之加拜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賜金綵授二子官詔立碑紀功久之復討契丹餘黨于捺祿山鹵獲不訾會裨將趙堪白真陀羅等彊使平盧軍使烏知義度湟水激叛奚且蹂其稼知義辭不往真陀羅矯詔脅之知義與虜鬪不勝還守珪匿其敗但上克獲狀事頗泄帝遣謁者牛仙童按實守珪逼真陀羅自殺厚賂使者還奏如狀後仙童以賊敗事逮守珪

以功賤括州刺史疽發背死子獻誠

獻誠天寶末陷安祿山授爲署後事史思明將兵數萬守汴州東都平史朝義走還汴獻誠不內籍所統兵以州降詔即拜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改寶應軍左相兵馬使更封鄧國公既來朝代宗禮賜允渥擢山南西道節度使討南山勦賊高王禽之俄兼劔南東川節度時崔旰殺郭英乂獻誠率衆戰梓州大敗大曆三年以疾歸京師舉其弟獻恭自代以檢校戶部尚書知省事病甚固乞辭位卒始獻誠喜功名爲政寬裕有機略隨方制變而簡廉不逮於父從弟獻恭數有軍功以右羽林軍代爲節度使大曆末破吐蕃於岷州久之拜東都留守累遷檢校吏部尚書德宗欲徙盧杞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上還詔書辛辛獻恭見帝曰高所奏宜聽帝不荅復前曰高乃陛下良臣當優異之上遂不徙杞世咨其不撓子昫積閔亦至夏州節度使元和八年振武軍逐節度使李進賢屠其家及判官嚴澈憲宗怒詔昫以本軍進討許以便宜賜縑三萬爲軍資河東王鐸遣兵五千爲援昫入捕亂卒蘇國珍等數百人誅之卒贈太子太保

獻誠從弟獻甫以軍功試光祿卿殿中監從河中節度使賈耽討梁崇義有勞德宗西幸又從渾瑊討朱泚戰多累遷至金吾將軍檢校工部尚書李懷

光叛吐蕃盜邊獻甫鎮禁兵咸陽累年兵農悅安貞元四年代韓游瓌領
邠寧節度使邠寧軍素驕憚獻甫嚴因游瓌去遂縱掠邀范希朝為帥都將
楊朝晟誅首亂者獻甫乃得入於是斷山後斬選嚴要地築烽堡請復鹽州
及洪門洛有鎮屯兵詔可獻甫遣兵馬使魏光逐吐蕃築鹽夏二城虜眾畏
不敢入寇十二年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贈司空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賓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開元二年吐蕃寇隴右詔
隴右防禦使薛訥率杜賓客郭知運王晙安思順禦之以海賓為先鋒戰武
階追北至壕口殺其眾進戰長城堡諸將媚其功按兵顧望海賓戰死大軍
乘之斬賊萬七千級獲馬七萬牛羊四十萬玄宗憐其忠贈左金吾大將軍
忠嗣時年九歲始名訓授尚輦奉御入見帝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
也須壯而將之更賜名名養材中肅宗為忠王帝使與游及長雄毅寡言有
武略上與論兵應對遑遑起帝器之曰後日爾為良將試守代州別駕大猾閉
門自斂不敢干法數以輕騎出塞忠王言於帝曰忠嗣敢鬪恐亡之由是召
還信安王禕在河東肅嵩出河西數引為麾下帝以其年少有復讎志詔不
得特將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襲虜會
贊普大酋閱武樹標川其下欲還忠嗣不從提刀略陣斬數千人獲羊馬萬計

嵩上其功帝大悅累遷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封清源縣男與皇甫惟明輕
重不得構忠嗣罪貶東陽府左果毅河西節度使杜希望欲取吐蕃新羅城
有言忠嗣才者希望以聞詔追赴河西進拔其城忠嗣錄多授左威衛郎將
專知兵馬俄吐蕃大出欲取當新城晨壓官軍陣衆不敵舉軍皆恐忠嗣單
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百人賊衆驚相蹂軍度翼掩之虜大敗拜左金吾衛
將軍領河東節度副使大同軍使尋爲節度使二十九年節度朔方兼靈州都
督天寶元年北討奚怒皆戰桑乾河三遇三克耀武漢北高會自而還時突厥
新有難忠嗣進軍磧口經略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疆特文降
且乃營木刺蘭山謀虛實因上平戎十八策縱反間於拔悉密與葛邏祿回
紇三部攻多羅斯城沙昆水斬米施可汗築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軍
實之併受降振武爲一城自是虜不敢盜塞徙河東節度使進封縣公忠嗣
本負勇敢及爲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
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缺繕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
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詭間伺虜隙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
不克故士亦樂爲用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弓矢亦誌姓名其
上軍遺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勸器甲充牣自朔方至雲中

衰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置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俄
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
未有也又授一子五品官後數出戰青海積石虜輒奔破又討吐谷渾於墨
離平其國乃固讓朔方河東二節度許之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
奏言吐蕃舉固守之若頓立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讎所失
請屬兵馬待豐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鉤撫過咎會董延光
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為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
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名受詔實奪
其謀然大夫已付萬眾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
讒口有如一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
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
軍歸宿衛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
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亂請忠嗣
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亂 林甫益
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五呂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
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久之徙

漢東郡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
為名將初在朔方至互市輒高償馬直諸蕃爭來市故蕃馬浸少唐軍精及
鎮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之天寶末益滋息寶應元年追贈
兵部尚書

贊曰以忠嗣之才戰必破攻必克策右堡之得不當所亡高馬直以空虜矣
論祿山亂有萌可謂深謀矣然不能自免於讒卒死放地自古忠賢工謀於
國則拙於身多矣可勝叱哉

牛仙客涇州鶉觚人初為縣小史令傳文靜器之會為隴右營田使引與計
事積功遷洮州司馬河西節度使王君奭召為判官君奭死仙客獨得免蕭
嵩代節度復委以軍政仙客清勤不懈接士大夫以信及嵩還執政因薦之
稍遷太僕少卿判涼州別駕知節度留後事俄為節度使開元二十四年代
信安王禕為朔方行軍大摠管始在河西尚事省用倉庫積鉅萬器械犀銳
崔希逸代之即以聞帝令刑部自外郎張利馳傳覆視如狀帝悅將用為尚
書宰相張九齡持不可乃封隴西郡公實封戶二百李林甫探知帝自稱其
材會九齡罷故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門下事遙領河東節度副
大使為相謹身無它與時沈浮唯唯恭怨前後錫與緘度不敢用百司諮決

無所處可輒曰如今武帝既用仙客知時議不歸乘間以問高力士力士曰
仙客本胥史非宰相器帝忿然曰朕且用康芻言蓋恚言也有為警言者警
以為實喜甚久之封豳國公如左相卒贈尚書右丞相謚曰貞簡

二郭兩王張牛列傳第五十八

宇文韋楊王列傳第五十九

唐書一百三十四

宋 祁 奉

敕 撰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隋平昌公攷裔孫祖節明法令自觀中為尚書右丞謹幹自將江夏王道宗以事請節即以聞太宗喜資絹二百勞之曰朕比不置左右僕射正以公在省耳永徽初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代于志寧為侍中坐房遺愛爰善貶桂州卒融明辯長於吏治開元初調富平主簿源乾曜孟溫繼為京兆賢其人厚為禮時天下戶版元隱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里詭脫繇賦豪弱相并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佐用度玄宗以融為覆田勸農使鉤檢帳符得偽勳亡其眾擢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乃奏募容琦韋洽裴寬班景備庫狄履溫賈晉等二十九人為勸農判官假御史分按州縣括正丘畝招徠戶口而分業之又兼租地安輯戶口使於是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亦稱是歲終羨錢數百萬緡帝悅引拜御史中丞然吏下希望融旨不能無擾張空最務多其獲而流客頗脫不止初議者以生事沮詰百端而帝意向之宰相源乾曜等佐其舉又集群臣大議公御雷同不敢異唯戶部侍郎楊瑒以為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酬失瑒坐左遷融乃自請馳傳行天下事無巨細先上勸農使而後上臺省臺省領其意乃行下融所過

見高年宣天子因旨百姓至有感涕者使還言狀帝乃下詔以客賦所在並建常平倉益貯九穀權發斂官司勸作農社使貧富相恤凡農月州縣常務一切罷省使趨刈穫流亡新歸十道各分官屬存撫使遂厥功復業已定州縣季百謀不須挾名中書令張說素惡融融每建白說輒引大體廷爭融揣說不善欲先事中傷之張九齡謂說曰融新用事辯給多詐公不可以忽說曰狗鼠何能為會帝封大山還融以選限薄冬請分吏部為十銓有詔融與禮部尚書蘇頌刑部尚書韋抗工部尚書盧從愿右散騎常侍徐馭蒲州刺史崔琳魏州刺史崔沔荊州長史韋處心鄭州刺史賈曾懷州刺史王立分摠而不得參事一決於上融奏選事說屢卻之融怒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等廷劾說引術士解禱及受賕說由是罷宰相融畏說且復用訾詆不已帝疾其黨詔說致仕放隱甫于家出融為魏州刺史方河北大水即詔領宣撫使俄兼檢校汴州刺史河南北溝渠隄堰決九河使又建請墾九河故地為稻田權陸運本錢收其子入官興役紛然而卒無成功入為鴻臚卿兼戶部侍郎明年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曰使吾執政得數月又天下定矣乃薦宋璟為右丞相裴耀卿為戶部侍郎許景先為工部侍郎當時長其知人而性下急少所推下既居位日引賓客故人與酣飲然而神用敏言敏應對如響雖天子不能屈信安王禕節度朔

方融畏其權諷侍御史李宙劾奏之禕密知因玉真公主高力士自歸翌日宙通奏帝怒罷融為汝州刺史居宰相九百日去而錢穀亦自此不治帝思之讓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既罪之矣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對即使有司劾融交不逞作威福其息受賊饋狼藉乃貶融平樂尉歲餘司農發融在汴州給隱官息錢巨萬給事中馮紹烈深文推證詔流于巖州道廣州遷延不行為都督耿仁忠所讓惶恐上道卒初融廣置使額以侈上心百姓愁恐有司浸失職自融始帝猶思其舊功贈台州刺史其後言利得幸者踵相躡皆本於融云子審字審融之貶也審與兄弟侍母京師及聞融再貶不告其家徒步號泣省父使者憐之以車共載達于巖州後擢進士第累遷大理評事以夏楚大小無制始創杖架以高厚度杖長短又鑄銅為規齊其巨細揚國忠穎政殺嶺南流人以中使傳口勅行刑畏議者嫉其酷乃以審為嶺南監決處置使活者甚衆後終永和二州刺史

韋暉字子全京兆萬年人姊為惠宣太子妃妹為皇太子妃中表貴盛故仕最蚤縣秘書丞歷奉先長安令有幹名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聚斂進乃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佐國稟歲終增鉅萬玄宗咨其才擢為陝郡太守水陸運使漢有運渠起關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訖隋常治之暉為使乃占咸

陽墜渭為堰絕灞產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合初灑水銜苑左有望春樓堅
于下鑿為潭以通漕二年而成帝為升樓詔群臣臨觀堅豫取洛汭宋山東小
斛舟三百首貯之潭篙工枕師皆大筭侈袖共屨為吳楚服每舟署某郡以所
產暴陳其上若廣陵則錦銅器官端綾繡會稽則羅吳綾絳紗南海瑋瑁象齒
珠琲沈香豫章力士篋飲器茗鐺金豆城空青石綠始安蕉葛姆膽翠羽吳郡
方文綾船皆尾相銜進數十里不絕關中不識連檣挾櫓觀者駭異先是人間
唱得體統那歌有揚州銅器語開元末得寶符於桃林而陝尉崔成甫以堅大
輸南方物與歌語叶更變為得寶歌自造曲十餘解召吏唱習至是衣缺勝衫
錦半臂絳冒頷立臚前倡人數百皆巾幘鮮治齊聲應和鼓吹合作船次樓下
堅跪取諸郡輕貨上於帝以給貴戚近臣上白牙盤食府縣教坊音樂迭進惠
宣妃亦出寶物供具帝大悅擢堅左散騎常侍官屬實有差蠲役人一年賦舟
工賜錢二百萬名潭曰廣運堅進兼江淮南租庸轉運處置等使又兼御史中
丞封韋城縣男堅妻姜皎女李林甫舅子也初甚昵比既見其寵惡之堅亦自
以得天子意銳於進又與左相李適之善故林甫授堅刑部尚書奪諸使以楊
慎矜代之堅失職稍怨望河西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數於帝前短林甫稱堅
才林甫知之惟明故為忠王友王時為皇太子矣正月望夜惟明與堅宴集林

甫奏堅亦感與邊將私且謀立太子有詔訊翰林甫使楊慎矜揚國忠王鉉吉
溫等文致其獄帝感之貶堅縉雲太守惟明播川太守籍其家堅諸弟許枉帝
大怒太子懼表與妃絕復貶堅江夏別駕未幾長流臨封郡弟蘭為將作少匠
冰郵令芝兵部員外郎子諒河南府戶曹皆謫去歲中遣監察御史羅希奭就
殺之殺惟明於黔中惟堅妻得原從坐十餘人倉部員外郎鄭章右補闕內供
奉鄭欽說監察御史亶盧叟楊惠嗣薛王珣皆免官被竄堅始鑿潭多壞民冢
墓起江淮至長安公私騷然及得罪林甫遣使江淮鉤索堅罪捕治舟夫漕史
所在獄皆滿郡縣剝斂償輸責及隣伍多裸死牢戶林甫死乃止

楊慎矜隋齊王暕曾孫祖正道從蕭后入突厥及破頡利可汗乃得歸為尚衣
奉御父隆禮歷州刺史善檢督吏以嚴辯自名開元初為太府卿封弘農郡公
時御府財物羨積如丘山隆禮性詳密出納雖尋尺皆自按首凡物經楊卿者
號無不精麗歲常奏省數百萬任職二十年年九十餘以戶部尚書致仕卒慎
矜沈毅任氣健而才初為汝陽令有治稱隆禮罷太府玄宗訪其子可代父任
者宰相以慎矜慎矜慎名皆得父清白帝喜擢慎矜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
餘太子舍人主長安倉慎名大理評事為含嘉倉出納使被眷尤渥慎矜遷侍
御史知雜事高置風格始議輸物有汗傷貴州縣償所直轉輕齊入京師自是

天下調發始煩天寶二年權判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大府出納如故於時李
林甫用事慎矜進非其意固讓不敢拜乃授諫議大夫兼侍御史更以蕭諒為
中丞諒爭輕重不平罷為陝郡太守林甫知慎矜為己屈卒授御史中丞兼諸
道鑄錢使韋堅之獄王鉷等方文致而慎矜依違不甚方鉷恨之雖林甫亦不
悅鉷父與慎矜外兄弟也故與鉷狎及為侍御史繇慎矜所引後遷中丞同列
慎矜猶以子姓畜之鉷負林甫勢滋不平會慎矜擢戶部侍郎仍兼中丞林甫
疾其得君且逼己乃與鉷謀陷之明年慎矜又豕草木皆流血懼以問所善胡
人史敬忠敬忠使身桎梏裸而坐林中厭之又言天下且亂勸慎矜居臨汝置
田為後計會婢春草有罪將殺之敬忠曰勿殺賣之可市十牛歲耕田十頃慎
矜從之婢賣妃姊家因得見帝帝愛其辯惠留宮中寢侍左右帝常問所從
來婢奏為慎矜家所賣帝曰彼之錢邪對曰固將死賴史敬忠以免帝素聞敬
忠挾術間質其然婢具言敬忠夜過慎矜坐廷中步星變夜分乃去又白馱勝
事帝怒而婢漏言於楊國忠國忠鉷方睦陰相語始慎矜奪鉷職田厚諾其母
又嘗私語識書鉷銜之未有發也至聞國忠語乃喜且欲嘗帝以取驗異時奏
事數稱引慎矜帝悖然曰爾親邪母相往來鉷知帝惡甚後見慎矜輒慢侮不
為禮慎矜怒鉷乃與林甫作飛牒告慎矜本隋後蓄讖緯妖言與妄人交規復

隋室帝方在華清宮聞之震怒收慎於向書直詔刑部尚書蕭巽大理卿李道
邃殿中侍御史盧鉉揚國忠雜訊馳遣京兆士曹參軍吉溫繫慎餘慎名於洛
陽獄考治捕大府少卿張瑄致會昌傳舍劾瑄與慎於共解圖讖榜掠不服鉉
遣御史崔器索讖書於慎於妻卧内得之詎曰逆賊所真固密今得矣以示
慎於慎於曰亡日無是今得之吾死命矣夫温又誘劫忠首服語言慎於不能
對有詔杖劫忠賜慎於瑄死籍其家子女悉置嶺南姻黨通事舍人辛景湊天
馬副監万俟承暉閑廐使殿中監韋衢等坐鼠徙者十餘族所在部送近親不
得仕京師遣御史顏真卿馳洛陽決獄慎餘慎名聞兄死皆哭既讀詔輟哭慎
名曰奉詔不敢替誓死但寡姊垂白作數行書與別真卿許之索筆曰拙於謀已
兄弟併命姊老孤亮何以堪此遂縊手指天而絕慎於兄弟友愛事姊如母儀
幹比身秀偉愛貧客標置不九著稱於時慎名嘗視鑑歎曰兄弟皆六尺餘此貌
此才欲見容當世難矣胡不使我少體弱邪世哀其言寶應初慎於王琚韋堅
皆復官爵

王鉷中書舍人璿側出子也初為鄆尉遷監察御史擢累戶部郎中數按獄深
文玄宗以為才進兼和帝和耀長春宮戶口色役使拜御史中丞京畿關內採
訪黜陟使林甫方興大獄撼東宮誅不附己者以鉷險刻可動以利故倚之使

驚擊狼噬鉞所摧陷多抵不道又厚誅斂嚮天子意人雖被蠲貸鉞更奏取脚
直轉異花具百姓間關輸送乃倍所賦又取諸郡高窟為租庸脚士大抵皆業皆
破督責連年人不賴生帝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澤之費日侈而橫與別賜不絕
于時重取於左右藏故鉞迎帝自歲進錢鉅億萬儲禁中以為歲租外物供天
子私帑帝以鉞有富國術寵遇益厚以戶部侍郎仍御史中丞加檢察內作閑
廐使苑內營田五坊宮苑等使隴右群牧支度營田使天寶八載方士李渾上
言見太白老人告玉版秘記事帝詔鉞按其地求得之因是群臣奉上帝號明
年鉞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加知摠監我接使於是領二十餘使中外畏其權
鉞於第左建大院又書叢委吏爭入求署一字累數日不得者天子使者賜遺
相望聲焰薰灼帝寵任鉞亞林甫而揚國忠不如也然鉞畏林甫謹事之安祿
山怙寵見林甫白事稍自怠林甫欲示之威託以事召王大夫俄而鉞至趨進
俯伏祿山不覺自失鉞語久祿山益恭故林甫雖忌其盛亦以附己親之子準
為衛尉少卿以聞雞供奉禁中林甫子岫亦親近準驕甚凌岫出其上過駙馬
都尉王繇以彈彈其中折玉簪為樂既置酒求穆全親視供具萬年尉韋黃
裳長安尉賈季隣等候準經過饌具倡樂必素辨無敢遲意鉞事嫡母孝而
與弟錐友愛錐疾鉞官達常忿慢不弟鉞終不異情錐歷戶部郎中鉞與錐召

術士語不軌術士驚引去鉞畏事世託它事捕殺之以絕口王府司馬安定公
主子韋會竊語於家左右往白鉞鉞遣季隣收會長安獄夜縊死以尸還家會
姻屬權近而惕息不敢言鉞封太原縣公兼殿中監為中丞也與楊國忠同列
用林甫薦為大夫故國忠不悅鉞與邢綽善綽鳴臚少卿璵子也以功名相期
鉞因鉞亦交綽十一載四月綽與鉞謀引右龍武軍萬騎燒都門誅執政作難
先二日事覺帝召鉞付告牒鉞意鉞與綽連故緩其事但督兩縣尉捕賊賈季
隣逢鉞於路鉞謂曰我與綽有舊今反恐妄相引君勿受既至綽與其黨持弓
刃突出格鬪鉞與國忠繼至綽黨相語曰勿鬪大夫或白國忠曰賊語陰相謂
不可戰會高力士以飛龍小兒甲騎四百至斬綽盡禽其黨國忠奏鉞與謀帝
不信林甫亦為鉞言故帝原鉞不問然欲鉞請罪使國忠諷之鉞良久曰弟為
先人所愛義不欲捨而謀存帝聞頗怒而陳希烈固爭當以大逆鉞未知方上
表自解有詔希烈訊鉞矣有司不肯通奏鉞見林甫林甫曰事後矣俄而鉞至
國忠問曰大夫與否未及應侍御史裴冕叱鉞曰上以大夫故官君五品君為臣
不忠為弟不誼大夫豈與反事乎國忠愕然曰與固不可隱不與不可妄鉞乃
曰兄不與獄具詔鉞杖死鉞賜死三衛尉冕請國忠以其尸歸斂葬之諸子悉
誅家屬徙遠方有司籍第舍數日不能徧至以寶鈿為并幹引泉激雷號自雨

其奢侈類如此。鉞兄錫見諸弟貴盛不肯仕。鉞彊之為太子僕。至是貶東區尉。死於道。時人傷焉。初，鉞附楊慎矜以貴。已而佐林甫，陷慎矜，覆其家。凡五年而鉞亦族矣。盧鉉者，本以御史事章，取去為判官，取去被劾，鉉發其私以結林甫。又善張瓊，及按慎矜則誣瓊死。至鉞得罪，方為開厥判官。妄曰：大夫以牒索馬五百，我不與，眾疾其反覆，貶廬江長史。它日見瓊如平生，乃曰：公何得來此？願假須臾卒死。

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奢攘，卻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王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有所未盡也。孟子所謂上下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蠱豔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章。堅楊慎矜、王鉞、楊國忠各以東刻進，剥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為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為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煥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負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還用權媚以相屠脅，四蔭自覆為天下笑。夫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竭。觀數子乃欲擾而竭之，斂怨基亡，則向所謂利者，顧不反哉！鉞國忠後出橫虐最甚，當方毒天下，復思融云。

宇文章楊王列傳第五十九

哥舒高封列傳第六十

唐書二百三十五

宋祁奉

撰

撰

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蓋道元為安西都護將軍赤水軍使故仍世居安西翰少補效穀府果毅家富于財任俠重然諾縱捕酒長安市年四十餘遭父喪不歸不為長安尉所禮慨然發憤游河西事節度使王倕倕攻新城使翰經略稍知名又事主忠嗣署衙將翰能讀左氏春秋漢書通大義疏財多施予故士歸心為大斗軍副使佐安思順不相下忠嗣更使討吐蕃副將倨見翰怒立殺之麾下為股挾遷左衛郎將吐蕃邊境與翰遇苦拔海吐蕃枝其軍為三行從山差池下翰持半段槍迎擊所向輒披靡名蓋軍中擢授右武衛將軍副隴右節度為河源軍使先是吐蕃倏積石軍交孰歲來取其能禁翰乃使王難得楊景暉設伏東南谷吐蕃以五千騎入塞放馬號甲將就田翰自城中馳至鏖鬪虜駭走追北伏起悉殺之隻馬無遺者翰嘗逐虜馬獲陷于河吐蕃三將欲刺翰翰大呼皆擁矛不敢動救兵至追殺之翰有奴曰左車年十六以力聞翰工用槍追及賊擬槍於肩吐之賊反顧翰刺其喉剔而騰之高五尺許乃墮左車即下馬斬其首以為常會忠嗣被罪帝召翰入朝部將請齎金帛以救忠嗣翰但齎襪裝曰使吾計從奚取於是不用此足矣翰至帝虛

心待與語異之拜鴻臚卿為隴右節度副大使翰已謝即極言忠嗣之枉帝起入禁中翰叩頭從帝且泣帝寤為未貸其罪忠嗣不及誅朝廷稱其義踰年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天寶八載詔翰以朔方河東群牧兵十萬攻吐蕃石堡城數日未克翰怒捽其將高秀巖張守瑜將斬之秀巖請三日期如期而下遂以赤嶺為西塞關也田備軍實加特進賜資彌渥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翰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平帝每欲和斛之金且二人俱來朝帝使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宴城東翰等皆集詔尚食生擊鹿取血淪腸為執洛何以賜之翰母子鬩王女也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毋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本同安得不親愛翰曰諺言狐向窟嗷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見愛敢不盡心祿山以翰譏其胡怒罵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託醉去久之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天莫門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秀三軍進封西平郡王賜音樂田園又賜一子五品官裨將賞拜有差宰相楊國忠惡祿山白發其反狀故厚結翰俄進太子少保翰耆酒極聲色因風痺體不仁既疾廢遂還京師闔門不朝請十四載祿山反封常清以王師敗帝乃召見翰拜太子先鋒兵馬元帥以田良丘為軍司馬蕭昕為

判官王思禮鉗耳大福李承光高元蕩蘇法鼎嘗崇嗣為屬將火拔歸仁李武
定渾萼契苾寧以本部隸麾下九河隴朔方奴刺等十二部兵二十万守潼關
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注旄于折衆惡之天子御勤政樓臨送詔翰以軍行
過門毋下百官郊饒旌旗且二百里翰惶恐數以疾自言帝不聽然病痼不能
事以軍政委良丘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兵爭長政令无所統一衆攜弛
無鬪意明年進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祿山遣子慶緒攻關翰擊
走之始安思順度祿山必反嘗為帝言得不坐朝既惡祿山又怨思順及具知
重兵在己有所論請天子重遣因偽為賊書遺思順者使開羅禽以獻翰因疏
七罪請誅之有詔思順及弟元貞皆賜死徙放其家國忠始懼或說翰曰祿山
本以誅國忠故稱兵今若留卒三方守關悉精銳度漼水誅君側此漢挫七國
計也思禮亦勸翰翰猶豫未發謀頗露國忠大駭入見帝曰兵法安不忘危大
兵在潼關而无後歟方有一不利京師危矣即募牧兒三千人日夜訓練以劔
南列將分統之又募方人屯灞上使腹心杜乾運為帥翰疑圖已表請乾運兵
隸節下因詭召乾運計事者至軍即斬首梟門并其軍國忠愈恐謂其子曰
五君無死所矣然翰亦不自安又謀久不決數奏言祿山雖竊據河朔不得人心
請持重以敝之待其離隙可不血刃而禽賊將崔乾祐守陝郡仆旗鼓羸師以

誘戰規者曰賊無備可圖也帝信之詔翰進計翰報曰祿山習用兵今始為逆不能無備是陰計誘我賊遠來利在速戰主師堅守毋輕出關計之上也且四方兵未集宜觀事勢不必速當是時祿山雖盜河洛所過殘殺人怨之淹時月不能進尺寸地又郭子儀李光弼兵益進取常山十數郡祿山始悔反矣將還幽州以自固而國忠計迫謬說帝趣翰出潼關復陝洛時子儀光弼遙計曰翰病且耄賊素知之諸軍烏合不足戰今賊悉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眾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祿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天下怠矣乃極言請翰固關无出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趣戰項背相望也翰寔不知所出六月引而東慟哭出關次靈寶西原與乾祐戰由關門七十里道險隘其南薄山北阻河賊以數千人先伏險翰浮舟中流以觀軍謂乾祐兵寡易之促士卒進道岨无行列賊乘高頽石下擊殺士甚眾翰與良丘登北阜以軍二方夾河鳴鼓思禮等以精卒居前餘軍十方次之乾祐為陣十五五或却或進而陌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无法拍觀嗤笑曰禽賊乃貪食及戰乾祐旗必偃如欲退者王師懈不為備伏忽起薄戰皆奮死鬪翰以羶蒙馬車畫龍虎飾金銀瓜目將駭賊倚戈矢逐北賊負薪塞路順風火其車燔炎熾突騰煙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鬪殺尸血狼籍久乃悟又棄甲奔山谷

及陷河死者十三有糧艘百餘軍爭濟艘輒沈至縛矛盾乘以度喧叫振天
地賊棄之奔潰略盡始關門有三壘廣丈深一丈士馬奔蹙相獸逐少選塹
平後至者踐之以入既敗翰引數百騎絕河還營羸兵裁八千至潼津收散卒
復守關乾祐進攻於是火拔歸仁等給翰出關翰曰何邪曰公以二十萬衆日
覆沒持是安歸公不見高仙芝等事乎翰曰吾寧效仙芝死汝舍我歸仁不從
執以降賊械送洛陽京師震動由是天子西幸祿山見翰責曰汝常易我今何
如翰俯伏謝罪曰陛下撥亂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門來瑱在河南魯兗
在南陽臣為陛下以書招之三面可平祿山悅即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執火拔歸仁曰背王忘義吾不尔容斬之翰以書招諸將諸將皆讓翰不死
節祿山知事不可就囚之東京平安慶緒以翰度河及敗乃殺之翰為人嚴少
恩軍行未嘗卹士飢寒有哨民堪者痛笞辱之監軍李大宜在軍中不治事與
將士樗蒲飲酒彈筴廢琵琶為樂而士米粒不厭食帝令中人表思藝勞師士皆
訴衣服穿空帝即斥御服餘者製袍十方以賜其軍翰藏庫中及敗封鏞如故
先是有客梁慎初遺翰書請辟勿戰以屈賊翰善其奏為左武衛曹果軍留
幕府及翰與國忠貳慎初曰難將作矣乃遁去翰失守華陰馮翊上洛郡官吏
皆潰帝遣劍南將劉光庭等將新募兵萬餘人往助翰未至而翰被縛云其後

贈大尉謚曰武敗于曜字子明八歲玄宗召見華清宮擢尚書奉御累遷光祿
卿以翰陷賊哀憤號慟故吏裴冕杜鴻漸等見之歎息李光弼討河北曜請行
拜鴻臚卿為光弼副降安太清救宋州有功改殿中監襲封為東都鎮守兵馬
使德宗立召為左龍武大將軍李希烈陷汝州以周晁為偽刺史詔拜曜東都
汝州行營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奉天好時兵萬人討希烈帝召見問曰卿
治兵孰與父賢對曰先臣安敢比但斬長蛇殪封豕然後待罪私至臣之願也
帝曰爾父在開元時朝廷無西憂今朕得卿亦未東慮及行帝祖通化門是日
牙于折時以翰出師已如此而斬持旗者卒以敗今曜復爾人憂之曜擊賊收
汝州禽冕以獻斬其將二人希烈退保許州詔城襄城曜以疲人版築不如按
甲持重以挫之帝不許有詔督戰曜進次潁橋雷震軍中七馬斃曜懼還屯襄
城希烈遣衆萬人縱火攻柵殪人于塹以薄壘曜苦戰破之居數月希烈自率
兵三萬圍曜築甬道屬城矢集如雨帝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之又詔
河南都統李勉出兵相犄角勉以希烈在外許守兵少乘虛襲之希烈自解乃
遣部將與德信趨許未至有詔切讓使班師德信等惶惑還軍無斥候至扈閭
為賊設伏詭擊死者殆半器械輜重皆亡德信走汝州勉恐東都危使將李堅
華以兵四千往守賊梗道不得入汴兵沮襄城圍益急帝乃詔普王以荆襄江

西鄂沔之師討蔡州詔溼原節度使姚令言拔襄城未行京師亂帝幸奉天襄城陷曜走洛陽會母喪奪為東都畿汝節度使遷河南尹曜拙於統御而銳殺戮士畏而不懷貞元元年部將叛夜焚河南門曜挺身免帝以汴州刺史薛珽代之召入為鴻臚卿終右驍衛上將軍贈幽州大都督子七人俱以儒聞岨茂才高第有節旣岨岨岨比自明經擢第

高仙芝高麗人父舍雞初以將軍隸河西軍為四鎮校將仙芝年二十餘從至安西以父功補游擊將軍數年父子並班仙芝美姿質善騎射父猶以其儒緩憂之初事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等不甚知名後事夫蒙靈詔善遇之開元末表為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小勃律其王為吐蕃所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羈屬吐蕃自仁琬以來三討之皆无功天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二方出討是時步兵皆有私馬自隨仙芝乃自安西過撥換城入握瑟德經疏勒登葱嶺涉播密川遂頓特勒滿川行九百日特勒滿川即五識匿國也仙芝乃分軍為三使疏勒趙崇趾自北谷道撥換賈崇瓘自赤佛道仙芝與監軍邊令誠自護密俱入約會連雲堡保看兵千餘城南因山為柵兵九千守之城下據婆勒川會川漲不得度仙芝殺牲祭川命士齋三日備集水涯士不甚信既涉獲不露羈不濡兵已成列仙芝喜告令誠曰嚮吾方涉賊擊我我無類

矣今既濟而陣天以賊賜我也遂登山挑戰日未中破之拔其城斬五千級生禽千人馬千餘匹衣資器甲數万計仙芝欲遂深入令誠懼不肯行仙芝留羸弱三千使守遂引師行三日過垣駒嶺嶺峻絕下四十里仙芝恐士憚險不敢進乃潛遣二十騎衣阿弩越胡服來迎先語部校曰阿弩越胡來迎我無慮矣既至士不肯下曰公驅我何去會二十人至曰阿弩越胡來迎已斷安夷橋矣仙芝即陽喜令士盡下安夷河弱水也既行三日越胡來迎明日至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以精騎一千先往謂小勃律王曰不闕若城吾假道趨大勃律耳城中大酋頌皆吐蕃腹心仙芝密令元慶曰若酋領逃者弟出詔書呼之賜以繒綵至皆縛以待我元慶如言仙芝至悉斬之王及妻逃山穴不可得仙芝招喻乃出降因平其國急遣元慶斷安夷橋其暮吐蕃至不克度橋長度箭所及者功一歲乃成八月仙芝以小勃律王及妻自赤佛道還連雲堡與令誠俱班師於是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懾降附仙芝遣判官王庭芬奏捷京師軍至河西靈夏言不迎勞既見罵曰高麗奴于隕使爾何從得之仙芝懼且謝曰中丞力也又曰焉耆鎮守使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皆何從得之荅曰亦中丞力也靈夏言曰審若此捷書不待我而敢即奏何邪奴當斬顧新立功故貸系仙芝不知所為令誠密言狀於朝且曰仙芝立功而以憂死後孰為朝廷

用者市乃擢仙芝鴻臚卿假御史中丞代靈言為四鎮節度使而詔靈言還靈
言懼仙芝朝夕見輒趨走靈言益斬副都護程千里衙將畢思琛行官王泊康
懷順陳奉忠等皆其諸仙芝於靈言者既視事呼千里嬖罵曰公面雖男兒而
心似婦女何邪謂琛曰爾奪吾城東千石種田憶之乎對曰公見賜者仙芝曰
爾時吾畏汝威豈憐汝而賜邪又召滔欲挫辱良久皆釋曰吾不恨矣由是舉
軍安之俄加左金吾衛大將軍與一子五品官九載討石國其車鼻施約降
仙芝為俘獻闕下斬之由是西域不服其王子走大食之兵攻仙芝於怛邏斯城
以直其免仙芝為人貪破石獲瑟瑟千餘斛黃金五六橐駝良馬寶玉其眾家
貲累鉅万然亦不甚愛惜人有求輒與不問幾何尋除武威太守代安思順為
河西節度使群胡固留思順更拜右羽林軍大將軍封密雲郡公祿山反榮王
為元帥仙芝副之領飛騎曠騎及朔方等兵出禁財募關輔士五萬繼封常清
東討帝御勤政樓引榮王受命宴仙芝以下帝又幸望春宮勞遣詔監門將軍
邊令誠監軍次陝郡而常清敗還仙芝急乃開太原倉悉以所有賜士去其
餘引兵趨潼關會賊至甲仗資糧委於道彌數百里既至關勒兵繕守具士氣
稍稍復振賊攻關不得入乃引還初令誠數私於仙芝仙芝不應因言其逗撓
狀以激帝且云常清以賊搖眾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朕盜置賜帝大怒使令

誠即軍中斬之令誠已斬常清陳尸於濠祿仙芝自外至今誠以陌刀百人自
從曰大夫亦有命仙芝遽下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辭然以我為盜頓資糧誣也
謂令誠曰上天下地三軍皆在君且不知又顧麾下曰我莫若輩本欲破賊取
重賞而賊執芳銳故遷延至此亦以固關也我有罪若輩可言不爾當呼枉軍
中咸呼曰枉其聲於地仙芝視常清尸曰公我所引技又代吾為節度今與公
同死豈不即歟遂就死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外祖教之讀書多所該究然孤貧年過三十未有名夫蒙
靈靈言為四鎮節度使以高仙芝為都知兵馬使嘗出軍奏僉從三千餘人衣襟
鮮明常清慨然投牒請豫常清素瘠又脚踏仙芝陋其貌不納明日復至仙芝
謝曰僉已足何庸復來常清怒曰我慕公義願事鞭勒故無媒自前公何見拒
深乎以兒取士恐失之子羽公其念之仙芝猶未納乃日候門下仙芝不得已窺
名僉中會達奚諸部叛自黑山西趣碎葉有詔邀擊靈靈使仙芝以二千騎追
躡達奚行遠人馬疲禽馘略盡常清於暮潛作捷布具記井泉次舍克賊形
勢謀略條最明審仙芝取讀之皆意所欲出乃大駭即用之軍還靈靈迎勞仙
芝已去奴袂帶力而判官劉眺獨孤峻爭問向捷布誰作者公暮平安得此人
答曰吾僉封常清也眺等驚進揖常清坐與語異之遂知名以功授豐州戍主

仍為判官仙芝破小勃律代靈登為安西節度使常清以從戰有勞擢慶王府錄事參軍事為節度判官仙芝征討常知後務常清才而果肯無疑事仙芝委家事於即將鄭德詮其乳母子也威動軍中常清嘗自外還諸將前謁德詮見常清始貴易之走馬突常清駒去常清命左右引德詮至廷中門輒閉因離席曰吾起細微中丞公過聽以主留事郎將安得無禮因叱曰須斬假郎將死以肅吾軍因杖死以面仆地曳出之仙芝妻及乳母哭門外救請不能得遽以狀白仙芝仙芝驚及見常清憚其公不敢讓常清亦謝會其將有罪又殺二人軍中莫不股慄仙芝節度河西復請為判官久之擢安西副大都護安西四鎮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未幾改北庭都護持節伊西節度使常清性勤儉耐勞苦出軍乘驟私殿裁二馬賞罰分明天寶末入朝而安祿山反帝引見問何策以討賊常清見帝憂因太旨曰天下太平久人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馳至東京乘府虜暴驍勇挑馬箠度河計日取逆胡首以獻闕下天子壯之明日以常清為范陽節度副大使乘駟赴東京常清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庸保乃部分旗幟斷河陽橋以守賊移書平原令太守顏真卿以兵七千防河真卿馳使司兵參軍事李平入奏常清取平表發視即倚帳作書遺真卿勸堅守且傳購祿山檄數十函與之真卿得以分曉諸郡祿山度河陷滎陽入

題瓦子谷先驅至矣國常清使驍騎拒之殺拓羯數十百人賊大軍至常清不能御退入上東門戰不利賊鼓而進劫官吏再戰於都亭驛又不勝引兵守宣仁門復敗乃自提象門出伐大木塞道以殿至穀水西奔陝語高仙芝曰賊銳甚難與爭鋒潼關無兵一夫奔突則京師危不如急守潼關仙芝從之敗書聞帝削常清官使白衣隸仙芝軍效力仙芝使衣黑衣監左右部軍及邊令誠以詔書呈示之常清曰吾所以不死者恐汙國家節受戮賊手今死乃甘心始常清敗徑入關欲見上陳討賊事至渭南有詔赴潼關常清憂懼為表以謝且言自東京陷三遣使表論成敗不得對又言臣死後望陛下無輕此賊則社稷安至是臨刑以表授令誠而人多哀之

贊曰祿山哀有鬪驍虜乘天下忘戰王德幸勤故提戈內諫人情崩潰常清乃驅市人數萬以嬰賊鋒一戰不勝即奪爵去欲入關見天子論成敗事使者三輩上書皆不報回斬于軍仙芝棄陝守關過賊西執以喪地被誅玄宗雖為左右蒙蔽然荒奪其明亦甚矣卒使叛將得藉口執翰以降賊嗚呼非天孰其惡使亂四海舉黔首而殘之邪彼二將奚誅焉

李光弼列傳第六十一

唐書一百三十六

宋

祁奉

敕

撰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入朝累官左羽林大將軍封薊郡公吐蕃寇河源楷洛率精兵擊走之初行謂人曰賊平吾不歸矣師還卒于道贈營州都督諡曰忠烈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幼不嬉弄善騎射起家左衛親府左郎將累遷左清道率兼安北都護補河西王忠嗣府兵馬使充赤水軍使忠嗣遇之厚雖宿將莫能比嘗曰它日得我兵者光弼也俄襲父封以破吐蕃吐谷渾功進雲麾將軍朔方節度使安思順表為副知留後事愛其材欲以子妻之光弼引疾去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異其操表還長安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雲中太守尋加魏郡太守河北採訪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自顏杲卿死郡為戰區露齒蔽野光弼酌而哭之出為賊幽閉者厚恤其家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陽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答曰今軍行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恣銳弗能持重圖之方全光弼曰善據城待明日思明兵三萬傳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徙陣稍北光弼

出其南夾薄沁而軍思明雖數困然待近救解鞏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謀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斂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以奇兵斷饒陽道馬食薦藉光弼命將取芻行唐賊鈔擊之兵負戶戰賊不能奪會郭子儀收雲中詔悉衆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大敗挺身走趙郡立節中流矢死希德走鉅鹿收棗城等十縣遂攻趙詔加光弼范陽大都督府長史范陽節度使思明繇鼓城入博陵殺官吏景城河間信都清河平原博平六郡結營自守以附光弼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士多鹵掠光弼坐譙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城中大悅進圍博陵未下與子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握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前此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謬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生廷玠將兵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

治之徒疲吾人乃徹民屋為掘石車車三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思明為飛樓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穴地頽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臺上斬指天子光弼遣人隧地禽取之思明大駭徙牙帳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地將沈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没于塹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万計思明畏敗乃去留希德攻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初賊至光弼設公幃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圍解閱三昔乃歸私寢收清夷橫野等軍賊別將攻好時破大橫關光弼追敗之加檢校司徒尋遷司空封鄭國公食實戶八百乾元元年入朝詔朝官四品以上郊謁進兼侍中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鄴西敗之光弼與諸將議思明勸兵魏州欲以怠我不如起軍逼之彼懲嘉山之敗不敢輕出則慶緒可禽觀軍容使魚朝恩固謂不可旣而思明來援光弼拒賊戰尤力殺略大當會諸將驚潰各引歸所在剽掠獨光弼整衆還太原帝貸諸將罪以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諸道節度行營軍事代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未幾為天下兵馬副元帥光弼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軍且謂賊方闕洛當扼虎牢帥師東出河上檄召兵馬使張用濟用濟懼光弼嚴教諸將逗留其兵用濟

單騎入謁光弼斬之以辛京杲代復追都將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
休節度使許叔冀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敦陣徐行趨東京謂留
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誑之以計然洛無見糧危逼難守公計安出
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
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
應賊不得西此獲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
陟不能荅判官韋損曰東都乃帝宅公當守之光弼曰汜水嶧嶺盡為賊礙
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閉无留人督軍取戰守備思明至偃師
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
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甲夜士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二城衆
二萬軍繞十日糧與卒伍均少棄甘賊憚光弼未敢犯宮闕頓白馬祠治塹
溝築月城以守賊攻光弼與戰中渾西破逆黨斬千級溺死者其衆生執五
千人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
棄之抱玉許諾即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
請戰賊忿斯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奪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却光弼自將
治中渾樹壁掘塹執捨南城攻中渾光弼遣荔非元禮戰羊馬賊大潰執收

兵復振與安天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躡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彊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為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番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既而馮堦望廷玉軍不能前趣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卻也乃命易佗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卻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匹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軍資器械以億計禽周摯徐璜王李秦授惟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始光弼將戰內刀于韉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太清襲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加太尉中書令進圍懷州思明求救光弼再逐北思明見兵河清聲度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度既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白賊將高暉李自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

思明果召曰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曰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曰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復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禽太清揚希仲送之京師獻俘太廟進食實戶一千五百思明使諜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謳吟思歸朝思信然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言賊方銳未可輕動僕固懷恩媼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掃除計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師次北邙光弼使傅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于原敗斯殲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據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僞道懷恩軍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度河保聞喜抱玉以兵寡棄河陽光弼請罪帝以懷恩違令覆軍優詔召光弼入朝懇讓太尉更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河中尹晉絳等州節度使未幾復拜太尉兼侍中

河南副元帥知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五道節度行營事鎮泗州帝為賦詩以餞朝義乘邛山之捷進略申光等十三州光弼輿疾就道監軍使以兵少請保揚州光弼曰朝廷以安危寄我賊安知吾眾寡若出不意當自潰遂疾驅入徐州時朝義圍季安於宋州使田神功擊走之初神功平劉展逗留淮南尚衡躬仲卿相攻充鄆間來瑱擅襄陽及光弼至屯朝義走神功還河南瑱衡仲卿踵入朝其為諸將懼服類此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光弼收許州斬賊贏千級縛偽將二十二人朝義分兵攻宋州光弼破走之浙東賊袁晁反台州建元寶勝以建丑為正月殘剽州縣光弼遣麾下破其衆於衢州廣德元年遂禽晁於浙東平詔增實封戶二千與三子三品階賜鐵券名藏太廟圖形凌煙閣相州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繆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瑒為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為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密宣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為解帝令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二年光弼疾篤奉表上前後所賜實封詔不許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為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部將即以其布遂為光

弼行喪號哭相問帝遣使弔卹其母贈太保謚曰武穆詔百官送苑延平門外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為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无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子彙有志操廉介自將從賈耽為裨將奏兼御史大夫元和初分徐州符離為宿州光弼有遺愛擢彙為刺史後遷涇原節度使罷軍中雜徭出秦錢贖將士質賣子還其家交贈工部尚書光弼弟光進字大應初為房瑄裨將討北軍戰陳濤糾丘敗再行在肅宗宥之代宗即位拜檢校太子太保封涼國公吐蕃又寇至便橋郭子儀為副元帥光進及郭英又佐之自至德後與李輔國並掌禁兵委以心膂光弼被譖出為渭北鄜寧節度使永泰初封武威郡王累遷太子太保卒母李有鬚數寸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節制皆一品死葬長安南原將相莫祭凡四十四幄時以為榮光弼所部將李懷光僕固懷恩田神功李抱玉董重泰哥舒曜韓游瓌渾釋之辛京果自有傳若荔非元禮郝廷玉李國臣白孝德張伯儀白元光陳利貞侯仲莊柏良器皆章章可稱列者附次左方

荔非元禮起裨將累兼御史中丞光弼守河陽周摯攻北城光弼方壁中彈

執事聞併兵從光弼光弼使元禮守羊馬城植小旗城東北隅望擊軍執事待衆直逼城以車牛乘載木鵝撞車壓兵填塹八道並進光弼諭元禮曰中丞視賊過兵不顧何也報曰公欲守邪戰歟光弼曰戰曰方戰賊爲我貫塹復何怪光弼曰吾慮不及此公勉之元禮遂出戰擊軍小卻元禮以敵堅未可以馳還軍示弱怠其意光弼怒使召元禮欲按軍法荅曰方戰不及往請破賊以見因休柵中良久顧麾下曰向公來召殆欲斬我聞死有名無庸受戮乃下馬持刀瞋目直前銳士堵而進左右奮擊當數人斬賊數百首執事遁去以功累遷驃騎大將軍懷州刺史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上元二年光弼進收洛陽軍敗元禮徙軍翼成爲麾下所害

郝廷玉驍勇善格鬪爲光弼愛將及保河陽禽徐璜玉功爲多累封安邊郡王授神策將軍吐蕃犯京畿與馬璘屯中渭橋它日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王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今者輒斬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无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累爲秦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李國臣河西人本姓安力能扶關以折衝從收魚海五城遷中郎將後爲朔方將積勞擢雲麾大將軍賜

姓李從光弼守河陽累封臨川郡王大曆八年為鹽州刺史吐蕃敗渾瑊於黃茈原將略汧隴國臣謂人曰虜乘勝必擾京師我趨秦原彼當反顧乃引兵登安樂山鳴鼓而西日行三十里吐蕃聞之自百里城回軍踰險瑊因擊敗之卒贈揚州大都督白孝德安西人事光弼為偏裨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以騎五十挑戰加右足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登城顧諸將曰孰能取是賊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是非大將所且左右以孝德對召問所須幾兵對曰願出五十騎見可而進大軍鼓譟以張吾氣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二牙策馬絕河半濟懷恩賀曰事克矣其攬轡便辟可方全者龍仙見易之不為動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振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它與語頃之瞋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龍仙罵之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隄走追斬其首以還後累功至北庭行營節度使徙外寧僕固懷恩引吐蕃兵入寇孝德擊敗之永泰初吐蕃回紇圍涇陽郭子儀說回紇約盟吐蕃退走子儀使渾瑊以兵五千出奉天命孝德應之大戰赤沙烽斬獲甚眾累封昌化郡王歷太子少傅建中元年卒贈太保

張伯儀魏州人以戰功隸光弼軍浙賊袁晁反使伯儀討平之功第一擢睦州刺史後為江陵節度使樸厚不知書然推誠遇人軍中畏肅民亦使之李

希烈反詔與賈耽張獻甫收安州戰不利伯儀中流矢師却失所持節賊追及奮刃以禦之兩刃相嚮不得下會救至免至漢水挈野人船以達沔州潰兵至江陵哭於廷伯儀妻勞勉出其家帛給之乃定伯儀收散卒還久之除右龍武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既請謚博士李吉甫議以中興三十年而兵未戢者將帥養寇藩身也若以亡敗為戒則撓于戈者必圖力全而不決戰若伯儀雖敗而其忠可錄遂謚曰恭

白元光字元光其先突厥人父道生麻寧朔州刺史元光初隸本軍補節度先鋒安祿山反詔徙朔方兵東討元光領所部結義營長驅從光弼出土門累遷太子詹事封南陽郡王為兩都遊奕使長安平率兵清宮進擊餘寇身被數創肅宗躬為傳藥轉衛尉卿兼朔方先鋒史思明攻河陽光弼召主騎軍其後歷靈武留後定遠城使貞元二年卒贈越州都督

陳利貞幽州范陽人初為平盧將安祿山亂從光弼軍河南張巡被圍睢陽也光弼遣郝廷玉及利貞救之輕騎出入廷玉稱為勝己以子妻之及歸薦于光弼自行間累遷檢校太子賓客封靜戎郡王李希烈叛詔哥舒曜東討利貞為前鋒次刺城賊眾大集利貞出奇兵五百橫擣其右賊鋒誦數月不敢前及希烈攻曜襄城利貞登陴捍守七十日未嘗櫛沐非議事不下城朱

此反利貞及張廷芝所統士皆幽薊河隴人故與廷芝合謀應泚而利貞麾下亦從為亂夜半難作利貞拔劍當軍門大譁曰欲過門者先殺我衆畏其勇乃止廷芝出奔德宗嘉之擢汝州防禦使貞元五年疽發首卒遺觀察使崔縱書自陳受國恩恨不得死所云

侯仲莊字仲莊蔚州人為光弼先鋒授忠武將軍僉安大清有功累加冠軍將軍僕固懷恩以朔方反仲莊為都將訓兵自守號為平射人畏其鋒懷恩敗郭子儀代之引為腹心封上谷郡王為神策京西將德宗幸奉天遷左衛將軍為防城使脩蟲瑊晝夜執文徽循從幸興元殿軍駱合授防禦招收使帝還都復鎮秦夫幾二十年卒贈洪州都督

柏良器字公亮魏州人父造以獲嘉令死安祿山難乃學擊手劍欲報賊父友王奐為光弼從事見之曰爾額文似臨淮王面黑子似顏平原殆能立功乃薦之光弼授兵平山越遷左武衛中郎將以部兵隸浙西豫平袁晁方清其後備獐虎胡參分據小傷蒸里又擊破之是時年二十四更戰陳六十二李希烈圍壽陵逼水灌之親令軍中明日拔城良器以救兵至擇弩手善游者泚汴渠夜入及旦伏弩發賊乘城者皆死錄功封平原郡王入為左神策軍大將軍知軍事圖形凌煙閣募材勇以代士卒市販者中尉竇文場惡之

坐友人闌入換右領軍衛自是軍政皆中官專之終左領軍衛大將軍贈陝州大都督子耆別傳

烏承玼字德潤張掖人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號轅門二龍契丹可突于殺其王邵固降突厥而奚亦亂其王魯蘇挈族屬及邵固妻子自歸是歲奚契丹公寇詔承玼擊之破於捺祿山二十二年詔信安王緯率幽州長史趙含章進討承玼請含章曰二虜固劇賊前日戰而北非畏我乃誘我也公且畜銳以折其謀含章不信戰白城果大敗承玼獨按隊出其右斬首萬計可突于奔北奚渤海大武藝與弟門藝戰國中門藝采詔與太僕卿孟憲蘭發范陽新羅兵十萬討之無功武藝遣刺客刺門藝於東都引兵至馬都山屠城邑承玼窒要路斬以大石且四百里虜不得入於是流民得還士少休脫鎧而耕咸省度支運錢安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思明恃兵彊為自固計慶緒密遣阿史那承慶女守忠就督事且圖之承玼勸思明日唐家中興與天下更始慶緒偷肆畧刻公殆與俱亡有如東身本朝前洗前汗此反掌功耳思明善之斬承慶等奉表聽命始承恩為冀州刺史失守思明護送東都故肅宗使自雲中趨幽州開說思明與承玼謀投豐殺之不克死承玼奔李光弼表為冠軍將軍封昌化郡王為石嶺軍使王思禮為節度

使軍政倚辦焉久之移疾還京師卒年九十六子重胤別傳

贊曰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鷙有守遭祿山變拔任兵柄其策敵制勝不世出賞信訓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良將風本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位王公事繼母至孝好讀班固漢書異夫庸人武夫者及困於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奄侍內構遂陷嫌隙謀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謂工於料人而拙於謀已邪方攘袂徇國天下風靡一為遷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慎邪嗚呼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讒人為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不幸歟

李光弼列傳第六十一

郭子儀列傳第六十二

唐書二百三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
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
奉

敕撰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累遷軍子副都護振遠軍使天寶八載木刺山始築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詔即軍爲使俄苦地偏不可耕徙築永清號天德軍又以使兼九原太守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爲衛尉卿靈武郡太守充朔方節度使率本軍東討子儀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擊高秀巖河曲敗之遂收雲中馬邑開東陘加御史大夫賊陷常山河北郡縣皆沒會李光弼攻賊常山拔之子儀引軍下井陘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平藁城南攻趙郡禽賊四千縱之斬僞守郭獻璆還常山思明以衆數萬尾軍及行唐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常陽以守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

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鬪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渾釋之陳回光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守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寡軍容缺然及是國威大振拜子儀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摠節度肅宗大閱六軍鼓而南至彭原宰相房琯自請討賊次陳濤師敗衆略盡故帝唯倚朔方軍爲根本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騎五千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迫行在子儀以回紇首領葛邏支擊之執獲數萬牛羊不可勝計河曲平至德二載攻賊崔乾祐於潼關乾祐敗退保蒲津會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叅軍韓旻司士徐景及宗室子鋒在城中謀爲內應子儀攻蒲復等斬暉者披闔內軍乾祐走安邑安邑僞納之兵半入縣門發乾祐得脫身走賊安守忠壁永豐

倉子儀遣子旰與戰多殺至萬級旰死于陣進收倉於是關陝始通詔還鳳翔進司空充關內河東副元帥率師趨長安次潯水上賊守忠等軍清渠左大戰王師不利委仗奔子儀收潰卒保武功待皇子朝乃授尚書左僕射俄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元帥爲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爲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灃水臨大川彌亘一舍賊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躡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十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禽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旌幟鉦鼓徑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追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直空飛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于道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度河保相

唐書列傳六十二
州遂收東都於是河東河西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子儀頓首陳謝有詔還東都經略北討乾元元年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詔百官迎於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進中書令帝即詔大舉九節度師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弟用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慶緒分其眾為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誡曰須吾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既戰偽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級獲鎧冑數十萬執安慶和收衛州又戰愁思岡破之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漫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兪前軍遇之戰鄴南夷負相當兪中流矢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航橋時

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于敗有詔留守東都俄改東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營元帥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媒譖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兵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乃心朝廷思明再陷河洛西戎逼擾京輔天子旰食乃授邠寧鄜坊兩節度使仍留京師議者謂子儀有杜稷功而孽寇首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悟上元初詔爲諸道兵馬都統以菅崇嗣副之率英武威遠兵及河西河東鎮兵繇邠寧朔方大同橫野軍以趨范陽詔下爲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邠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廷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于外不見陛下目不瞑帝引至卧内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絹布九萬子儀至屯誅

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
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構百計因罷子儀
副元帥加實戶七百爲肅宗山陵使子儀懼讒且成盡哀肅宗所
賜詔敕千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詒大臣憂朕甚自愧自
今公母有疑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悔悟眷禮彌
重時史朝義尚盜洛帝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爲朝恩元振交訾
之乃止會梁崇義據襄州叛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
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遽拜子儀爲關內副元帥鎮咸陽初子
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逮承詔麾下才數十騎驅民馬補
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天子跳幸陝子儀聞流涕
董行營還京師遇射生將王獻忠以穀騎叛劫諸王欲奔虜子儀
讓之取諸王送行在乃率騎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亡士數千軍
寔完會六軍將張知節迎子儀洛南大閱兵屯商州威震關中乃
遣知節率烏崇福羽林將長孫全緒爲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謹山

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初光祿卿躬仲卿募兵藍田以勁騎先
官軍爲游弈直度滻民給牛男曰郭令公來虜懼會故將軍王甫結
俠少夜鼓朱雀街呼曰王師至吐蕃夜潰於是遣大將李忠義屯
苑中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守朝堂子儀以中軍繼之射生將王撫
自署京兆尹亂京城子儀斬以徇破賊書聞帝以子儀爲京城留
守自變生倉卒賴子儀復安故天下皆咎程元振羣臣數論奏元
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
左嶠函襟馮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
甲十餘萬兵彊士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後或處而
秦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關定天下太宗以來居洛陽者
亦鮮先帝興朔方誅慶緒陛下席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
勢則然比吐蕃馮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軍皆市井人
竄虛名逃實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一前又官豎掩迷庶政
荒奪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哉

今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埃略盡百曹榛荒裳服不滿千戶井邑如墟村狼羣嗥東薄鄭汴南界徐北綿懷衛及相千里蕭條亭舍不煙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且地狹阨裁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為鬪場陛下意者不以京畿新罹剽蹂國用不足乎昔衛為狄滅文公廬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況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為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食去冗食抑闡寺任直臣薄征弛役卹隱撫鰥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異惟時邁亟還見宗廟謁園陵再造王家以幸天下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決矣乘輿還子儀頓首請罪帝勞曰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煙閣僕固懷恩縱兵掠并汾屬縣帝患之以子儀兼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鎮河中懷恩子瑒屯榆次為帳下張惟岳所殺傳首京師持其衆歸子儀懷恩懼委其母走靈州廣德二年進太尉兼領北道邠寧涇原河西通和吐蕃

及朔方招撫觀察使辭太尉不拜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慄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誅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子儀至自涇陽恩賚宗綽進拜尚書令懇辭不聽詔趣詣省視事百官往慶敕射生五百騎執戟寵衛子儀確讓且言太宗嘗踐此官故累聖曠不置負皇太子爲雍王定關東乃得授渠可猥私老臣墮大典且用兵以來僭賞者多至身兼數官冒進亡恥今凶醜略平乃作法審官之時宜從老臣始帝不獲已許之具所以讓付史官因賜美人六人從者自副車服惟亦威具永泰元年詔都統河南道節度行營復鎮河中懷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刺等三十萬掠涇邠躡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於是帝命李忠臣屯

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藍屋李抱
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旻屯坊州天子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
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魏楚玉陳回光朱
元琮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謂誰報
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今公即世中國
無主故我從以來公今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
彼欺我乎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憝助復二京我與
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主棄親於回紇
何有回紇曰本謂公云云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
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
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虜皆
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旻見其大會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
忽亡忠誼而至是邪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
飲遺錦綵結歡誓言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甥國無負而來棄親

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若俛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
失且逐戎得利與我繼好不兩善乎會懷恩暴死羣虜無所統一
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躡大軍
繼之破吐蕃十萬於靈臺西原斬級五萬俘萬人盡得所掠士女
牛羊馬橐它不勝計遂自涇陽來朝加實封二百戶還河中大曆
元年華州節度使周智光謀叛帝聞道以蠟書賜子儀令悉軍討
之同華將吏聞軍起殺智光傳首闕下二年吐蕃寇涇州詔移屯
涇陽邀戰於靈州敗之斬首二萬級明年還河中吐蕃復寇靈武
詔率師五萬屯奉天白元光破虜於靈武議者以吐蕃數爲盜馬
磷孤軍在邠不能支乃以子儀兼邠寧慶節度使屯邠州徙磷爲
涇原節度使回紇赤心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
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內一歲奉佐馬直詔不
聽人許其忠九年入朝對延英帝與語吐蕃方疆慷慨至流涕退
上書曰朔方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里開元

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戰士從
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亂瘼傷彫耗二三分之二比天寶中
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踰十倍
與之角勝豈易得邪屬者虜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兼數馬臣
所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
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
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
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稟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
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策也又自陳衰老乞骸
骨詔曰朕終始倚賴未可以去位不許德宗嗣位詔還朝攝冢宰
充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增實封通前二千戶給糧
千五百人蜀馬二百匹盡罷所領使及帥建中二年疾病帝遣舒王
到第傳詔省問子儀不能爾叩頭謝恩薨年八十五帝悼痛廢朝
五日詔羣臣往弔隨喪所須皆取于官贈太師陪葬建陵及葬帝

御安福門哭過其喪百官陪位流涕賜諡曰忠武配饗良代宗廟廷
著今一品墳崇丈八尺詔特增丈以表元功子儀事上誠御下恕
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
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讒間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
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呀之
即號泣曰臣父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
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
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
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佞不軌子
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
矣今爲公拜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竭絕子儀封幣道其
境莫敢留今持兵衛送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頤指進
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爲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如
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

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勝紀代宗不名呼為大臣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缺焉子曜盱眙眊曖曙映而四子以才顯

曜性沈靜資貌瑰傑累從節度府辟署破虜有功為開陽府果毅都尉至德初推子儀功授衛尉卿累進太子詹事太原郡公子儀專征伐曜留治家事少長無間言諸弟或飾池館盛車服曜獨以朴簡自處子儀罷兵遷太子少保昆弟六人共制拜官子儀薨以遺命簿上四朝所賜名馬珍物德宗復賜之乃悉散諸弟居喪以禮疾甚或勸茹葱薤終不屬口後盧杞秉政忌勳族子儀壻太僕卿趙縱少府少監李洞清光祿卿王宰皆以次得罪姦人幸其危多論奪田宅奴婢曜大恐獨宰相張鎰力保護德宗稍聞之詔有司曰尚父子儀有大勳力保又王家嘗誓山河琢金石許宥十世

前日其家市田宅奴婢而無賴者以尚父歿妄論奪之自今有司毋得受建中三年卒贈太子太傅諡曰孝初曜龍衣代國公食二千戶貞元初詔減半以封晞曖映曙人二百五十戶未幾復詔四人各減五十戶封曜子銖晤子鏞各百戶云

晞善騎射從征伐有功復兩京戰最力出奇兵破賊累進鴻臚卿河中軍亂子儀召首惡誅之其支黨猶反仄晞選親兵晝夜警以備非常姦人不得發以功拜殿中監吐蕃回紇入寇加御史中丞領朔方軍援邠州與馬璘合軍擊虜破之虜復來陣涇水北子儀遣晞率徒兵五千騎五百襲虜晞以兵寡不進須暮賊半濟乃擊斬首五千級加御史大夫子儀固讓乃止居父喪值朱泚亂南走山谷賊昇致之欲汙以官佯瘖不荅賊露兵脅之不動數以城中事貽書李晟旣而奔奉天天子還改太子賓客子綱從朔方杜希全幕府希全檄為豐州刺史晞憐其弱不任事丐罷德宗遣使者召綱綱疑得罪挺身走吐蕃不納希全執送京師賜死晞坐免尋

復太子賓客累封趙國公卒贈兵部尚書孫承嘏

承嘏字復卿幼秀異通五經元和中及進士第累遷起居舍人居母喪以孝聞大和六年爲諫議大夫言政事得失文宗以鄭注爲太僕卿承嘏極論其非注頗懼進給事中俄出爲華州刺史給事中盧載還詔書且言承嘏數封駁稱職宜在禁闥帝曰朕謂久次欲優其稍入耳乃復留給事中時江淮旱用度不支詔宰相分領度支戶部承嘏言宰相調和陰陽安黎庶若使閱視簿書校緡帛非所宜帝順納遷刑部侍郎帝嘗稱其儒素無貴驕氣不類勳家每進對恩接備厚方大任用會卒家無餘貲親友爲辦喪祭贈吏部尚書

曖字曖以太常主簿尚昇平公主曖年與公主侷十餘歲許昏拜駙馬都尉試殿中監封清源縣侯寵冠戚里大曆末檢校左散騎常侍建中時主坐事留禁中朱泚亂逼署曖官辭以居喪被疾旣而與公主奔奉天德宗嘉之釋主罪進曖金紫光祿大夫賜實封

五十戶尋遷太常卿貞元三年龍衣代國公卒年四十八贈尚書左僕射初曖女爲廣陵郡王妃王即位是爲憲宗妃生穆宗穆宗立尊妃爲皇太后贈曖太傅四子鑄劍鏃鈺鑄龍衣封

劍長七尺方口豐下代宗朝以外孫爲奉禮郎累官至左金吾大將軍改檢校工部尚書爲邠寧節度使入爲司農卿憲宗寢疾官豎或妄議廢立者穆宗問計於劍荅曰殿下爲太子當日夕視膳何外慮乎時稱得元舅體穆宗即位檢校戶部尚書兼司農卿俄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徙河中尹領晉絳慈隰節度勸宗立召拜兵部尚書又帥劍南東川大和中南蠻寇蜀取成都外郾杜元穎不能禦詔劍兼領西川節度未行蠻衆已略梓州州兵寡不可用劍貽書譙蠻首蹇巔以侵叛意蹇巔曰元穎不自守數侵吾圍我以是報乃與劍脩好約無相犯天子嘉之即拜西川節度使以疾請代爲太常卿卒贈司徒子仲文仲恭仲詞開成二年詔仲文襲太原郡公給事中盧弘宣奏劍妻沈公主女代宗皇帝外孫其

子仲詞尚饒陽公主仲文冒嫡不應襲使仲文承嫡則沈當黜且仲詞亦不得尚主乃詔仲詞檢校殿中少監駙馬都尉襲封而仲文以太皇太后故置不問仲恭歷詹事府丞亦尚金堂公主

縱字利用尚德陽郡主詔裴延齡為主營第長興里順宗立主進封漢陽公主擢縱檢校國子祭酒駙馬都尉自景龍後外戚多爲檢校官不治事宰相薦其才不當以外戚廢乃拜右金吾將軍封太原郡公恭遜折節不以富貴加人性周畏不立赫赫名有諫於上退必毀高冢家人子弟無知者別墅在都南尤勝塏穆宗嘗幸之置酒極歡改太子詹事充閑廡宮死使卒贈尚書左僕射

銛性和易累爲殿中監尚西河公主縱卒代爲太子詹事宮死閑廡使長慶三年暴卒太后遣使按問發疾狀久乃解初西河主降沈氏生一子銛無嗣以沈氏子嗣

曙代宗朝累官司農卿德宗幸奉天曙方領家兵獵苑北聞蹕至伏謁道左遂從乘輿入駱谷霖雨涂潦衛兵或異語帝召謂曰

朕不德而苦公等宜執朕送朱泚以謝天下諸將皆感泣曰願死
生從陛下時曙與功臣子杰才昇韋清今狐建李彥輔被甲請見言
曰南行路險且虞艾變臣等世蒙恩今相誓願更拔帝馬許之帝
還曙清擢金吾大將軍餘並為禁軍將軍曙終邾國公子儀母弟
幼明性謹愿無過拙于武言賓客以子儀故終少府監贈太子太傅
子昕肅宗末為四鎮留後關隴陷不得歸朝廷但命官遙領其使
建中二年昕始與伊西北廷節度使曹令忠遣使入朝德宗詔曰
四鎮二廷統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國朝以來相與率職自關隴
失守王命阻絕忠義之徒泣血固守奉遵朝法此皆侯伯守將交修
共治之効朕甚嘉之令忠可北廷大都護四鎮節度使諸將吏超七資叙官云
更名元忠昕可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諸將吏超七資叙官云
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
誼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胙若贅旒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
及大難略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

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堅以至誠猜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
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偏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
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爲福唐史臣裴垪稱權傾天下
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垪
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郭子儀列傳第六十二